宋史

百六

列傳卷第一百三十二　宋史三百七十三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勑修

朱弁　鄭望之　張邵　洪皓 子适 遵 邁

朱弁字少章徽州婺源人少穎悟讀書日數千言既冠入太學晁說之見其詩奇之與歸新鄭妻以兄女新鄭介汴洛間多故家遺俗弁遊其中聞見日廣靖康之亂家碎于賊弁南歸建炎初議遣使問安兩宮弁奮身自獻詔補修武郎借吉州團練使爲通問副使至雲中見粘罕邀說甚切粘罕不聽使就館守之

以兵弁復與書言用兵講和利害甚悉紹興二年金人忽遣宇文虛中來言和議可成當遣一人詣元帥府受書還虛中欲弁與正使王倫探策決去留弁曰吾來固自分必死豈應今日覬倖先歸願正使受書歸報天子成兩國之好蚤申四海之養於兩宮則吾雖暴骨外國猶生之年也倫將歸弁請曰古之使者有節以爲信今無節有印印亦信也願留印使弁得抱以死死不腐矣倫解以授弁弁受而懷之臥起與俱金人迫弁仕劉豫且訹之曰此南歸之漸弁曰豫汝國賊吾嘗恨不食其肉又忍北面臣之吾有死耳

金人怒絶其餼遺以困之弁固拒驛門忍饑待盡誓不為屈金人亦感動致禮如初久之復欲易其官弁曰自古兵交使在其間言可從從之不可從則囚之殺之何必易其官吾官受之本朝有死而已誓不易以辱吾君也且移書耶律紹文等曰上國之威命朝以至則使人夕以死夕以至則朝以死又以書訣後使洪皓曰殺行人非細事吾曹遭之命也要當舍生以全義爾乃具酒食召被掠士夫飲半酣語之曰吾已得近郊某寺地一旦畢命報國諸公幸瘞我其處題其上曰有宋通問副使朱公之墓於我幸矣衆皆

泣下莫能仰視弁談笑自若曰此臣子之常諸君何悲也金人知其終不可屈遂不復強王倫還朝言弁守節不屈帝爲官其子林賜其家銀帛會黏罕等相繼死滅弁密䟽其事及金國虛實曰此不可失之時也遣李發等間行歸報其後倫復歸又以弁奉送徽宗大行之文爲獻其辭有曰歎馬角之未生魂消雪窖攀龍髯而莫逮淚灑冰天帝讀之感泣官其親屬五人賜吳興田五頃帝謂丞相張浚曰歸日當以禁林處之八年金使烏陵思謀石慶充至稱弁忠節詔附黃金三十兩以賜十三年和議成弁得歸入見便

殿弁謝且曰人之所難得者時而時之運無巳事之不可失者幾而幾之藏無形惟無巳也故來遲而難遇惟無形也故動微而難見陛下與金人講和上返梓宮次迎太母又其次則憐赤子之無辜此皆知時知幾之明驗然時運而往或難固執幾動有變宜鑑未兆盟可守而詭詐之心宜嘿以待之兵可息而銷弭之術宜詳以講之金人以黷武為至德以苟安為太平虐民而不恤民廣地而不廣德此皆天助中興之勢若時與幾陛下既知於始願圖厥終帝納其言賜金帛甚厚弁又以金國所得六朝御容及宣和御

書畫為獻秦檜惡其言敵情奏以初補官易宣教郎
直秘閣有司校其考十七年應遷數官檜沮之僅轉
奉議郎十四年卒弁為文慕陸宣公援據精博曲盡
事理詩學李義山詞氣雍容不蹈其險怪奇澁之弊
金國名王貴人多遣子弟就學弁因文字往來說以
和好之利及歸述北方所見聞忠臣義士朱昭史玩
張忠輔高景平孫益孫谷傅偉文李舟五臺僧寶眞
婦人丁氏晏氏小校閻進朱勣等死節事狀請加褒
録以勸來者有聘遊集四十二卷書解十卷曲洧舊
聞三卷續骫骳說一卷雜書一卷風月堂詩話三卷

新鄭舊詩一卷南歸詩文一卷

鄭望之字顧道彭城人顯謨閣直學士僅之子也望之少有文名山東皆推重登崇寧五年進士第自陳留簿累遷樞密院編修官歷開封府儀工户曹以治辦稱臨事勁正不受請託宦寺有強占民田者奏歸之蔡京子欲奪人妾使人諭意望之拒不受除駕部員外郎兼金部靖康元年金人攻汴京假尚書工部侍郎俾為軍前計議使既還金人遣吳孝民與望之同入見望之言金人意在金幣且要大臣同議迺命同知樞密院事李棁與望之再使斡离不以朝廷受歸朝官及賜平州張覺手詔為辭遣蕭三寶奴

偕梲等還以書求割三鎮欲得宰相親王送大軍過河時高宗在康邸慷慨請行遂與張邦昌乗筏渡濠自午至夜分始達金砦又除望之戸部侍郎同梲再至金營仍以珠玉遺金人金人拘留望之踰旬會姚平仲夜刼砦不克斡离不以用兵詰責諸使者邦昌恐懼涕泣王不為動金人遂不欲留王更請肅王乃以兵送望之詣國王砦詰問會再遣宇文虛中持割地詔至望之得還因盛言敵勢強大我兵削弱不可不和既而金兵退朝廷以議和非策罷望之提舉亳州明道宮建炎初李綱以望之張皇敵勢沮損國威以致禍敗責海州團

練副使連州居住綱罷詔望之爲戶部侍郎尋轉吏部侍郎論王雲之冤帝爲感動復雲元官與七子恩澤尋兼主管御營司參贊軍事論航海不便忤旨以集英殿修撰再領亳州明道宮起知宣州踰年以言章罷紹興二年會赦復徽猷閣待制致仕七年落致仕召赴行在望之以衰老辭帝謂大臣曰望之朕故人也於是升徽猷閣直學士復致仕三十一年卒年八十四贈中大夫

張邵字才彥烏江人登宣和三年上舍第建炎元年爲衢州司刑曹事會詔求直言邵上疏曰有中原之形勢有東南之形勢今縱未能遽爭中原宜進都金

陵因江淮蜀漢閩廣之資以圖恢復不應退自削弱三年金人南侵詔求可至軍前者邵慨然請行轉五官直龍圖閣假禮部尚書充通問使武臣楊憲副之即日就道至濰州接伴使置酒張樂邵曰二帝北遷邵為臣子所不忍聽請止樂至于三四聞者泣下翌日見左監軍撻攬命邵拜邵曰監軍與邵為南北朝從臣無相拜禮且以書抵之曰兵不在强弱在曲直宣和以來我非無兵也帥臣初開邊隙謀臣復啓兵端是以大國能勝之厥後偽楚僭立群盜蠭起曾幾何時電掃無餘是天意人心未猒宋德也今大國復

裂地以封劉豫窮兵不已曲有在矣撻攬怒取國書去執邵送密州囚于祚山砦明年又送邵于劉豫使用之邵見劉豫長揖而已又呼為殿院責以君臣大義詞氣俱厲豫怒械置于獄楊憲遂降豫知邵不屈久之復送于金拘之燕山僧寺從者皆莫知所之後又作書為金言劉豫挾大國之勢日夜南侵不勝則首鼠兩端勝則如養鷹飽則颺去終非大國之利守者密以告金取其書去葢比徙之會寧府距燕三千里金嘗大赦許宋使者自便還鄉人人多占籍淮北冀幸稍南惟邵與洪皓朱弁言家在江南十三年和

議成及皓弁南歸八月入見奏前後使者如陳過庭司馬朴滕茂實崔縱魏行可皆歿異域未褒贈者乞早頒恤典邵併携崔縱柩歸其家升祕閣脩撰主管佑神觀左司諫詹大方論其奉使無成改台州崇道觀移書時相勸其迎請欽宗與諸王后妃十九年以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知池州再奉祠卒年六十一累贈少師邵負氣遇事慷慨常以功名自許出使囚徙屢瀕於死其在會寧金人多從之學喜誦佛書雖異域不廢初使金時遇秦檜於濰州及歸上書言檜忠節議者以是少之後弟祁下大理獄

將株連邵會檜死得免有文集十卷子孝覽孝會孝
忠孝會後亦以出使殁于金金人知為邵子尚憐之
洪皓字光弼番易人少有奇節慷慨有經略四方志
登政和五年進士第王黼朱勔皆欲婚之力辭宣和
中為秀州司録大水民多失業皓白郡守以拯荒自
任發廩損直以糶民坌集皓恐其紛競乃別以青白
幟湼其手以識之令嚴而惠徧浙東綱米過城下皓
白守邀留之守不可皓曰願以一身易十萬人命人
感之切骨號洪佛子其後秀軍叛縱掠郡民無一得
脫惟過皓門曰此洪佛子家也不敢犯建炎三年五

月帝將如金陵皓上書言內患甫平外敵方熾若輕至建康恐金人乘虛侵軼宜先遣近臣往經營俟告辦回鑾未晚時朝議已定不從既而悔之他日帝問宰輔近諫移蹕者謂誰張浚以皓對時議遣使金國浚又薦皓於呂頤浩召與語大悅皓方居父喪頤浩解衣巾俾易墨衰絰入對帝以國步艱難兩宮遠播為憂皓極言天道好還金人安能久陵中夏此正春秋邲郢之役天其或者警晉訓楚也帝悅遷皓五官擢徽猷閣待制假禮部尚書為大金通問使龔璹副之令與執政議國書皓欲有所易頤浩不樂遂抑遷

官之命時淮南盜賊踵起李成甫就招卽命知泗州羈縻之乃命皓兼淮南京東等路撫諭使俾成以所部衛皓至南京比過淮南成方與耿堅共圍楚州責權州事賈敦詩以降敵實持叛心皓先以書抵成成以汴涸虹有紅巾賊軍食絕不可往皓聞堅起義兵可撼以義遣人密諭之曰君數千里赴國家急山陽縱有罪當禀命于朝今擅攻圍名勤王實作賊爾堅意動遂强成歛兵皓至泗境迎騎介而來龔璹曰虎口不可入皓遂還上疏言成以朝廷餽餉不繼有引衆建康之語今靳賽據揚州薛慶據高郵萬一三叛

連衡何以待之此含垢之時宜使人諭意優進官秩畀之以京口綱運如晉明帝待王敦可也疏奏帝卽遣使撫成給米伍萬石頤浩惡其直達而不先白堂奏皓託事稽留貶二秩皓遂請出滁陽路自壽春由東京以行至順昌聞群盜李閻羅小張俊者梗潁上道皓與其黨遇譬曉之曰自古無白頭賊其黨悔悟皓使持書至賊巢二渠魁聽命領兵入宿衛皓至太原留幾一年金遇使人禮日薄及至雲中黏罕迫二使仕劉豫皓曰萬里銜命不得奉兩宮南歸恨力不能磔逆豫忍事之邪留亦死不卽豫亦死不願偷生

鼠狗間顛就鼎鑊無悔黏罕怒將殺之傍一酋喟曰此真忠臣也目止劍士為之跪請得流遞冷山流遞猶編竄也惟璹至汴受豫官雲中至冷山行六十日距金主所都僅百里地苦寒四月草生八月已雪穴居百家陳王悟室聚落也悟室敬皓使教其八子或二年不給食盛夏衣麤布嘗大雪薪盡以馬矢然火煨麪食之或獻取蜀策悟室持問皓皓力折之悟室銳欲南侵曰孰謂海大我力可乾但不能使天地相拍爾皓曰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自古無四十年用兵不止者又數為言所以來為兩國事既不受使乃

令深入教小兒非古者待使之禮也悟室或荅或默忽發怒曰汝作和事官而口硬如許謂我不能殺汝耶皓曰自分當死顧大國無受殺行人之名願投之水以墜淵為名可也悟室義之而止和議將成悟室問所議十事皓條析甚至大略謂封冊乃虛名年號本朝自有金三千兩景德所無東南不宜蠶絹不可增也至於取淮北人景德載書猶可覆視悟室曰誅投附人何為不可皓曰昔魏侯景歸梁梁武帝欲以易其姪蕭明於魏景遂叛陷臺城中國決不蹈其覆轍悟室悟曰汝性直不誑我吾與汝如燕遣汝歸議

遂行會莫將北来議不合事復中止留燕甫一月兀术殺悟室黨類株連者數千人獨皓與異論幾死故得免方二帝遷居五國城皓在雲中密遣人奏書以桃梨粟麪獻二帝始知帝卽位皓聞祐陵訃北嚮泣血旦夕臨諱日操文以祭其辭激烈舊臣讀之皆揮涕紹興十年因諜者趙德書機事數萬言藏故絮中歸達于帝言順昌之役金人震懼奪魄燕山珍寶盡徙以北意欲捐燕以南棄之王師亟還自失機會今再舉尚可十一年又求得太后書遣李微持歸帝大喜曰朕不知太后寧否幾二十年雖遣使百輩不如

四百一十二作

此一書是冬又密奏書曰金已厭兵勢不能久異時以
婦女隨軍令不敢也若和議未決不若乘勢進擊再
造反掌爾又言胡銓封事此或有之金人知中國有
人益懼張丞相名動異域惜置之散地又問李綱趙
鼎安否獻六朝御容徽宗御書其後梓宮及太后歸
音皓皆先報初皓至燕宇文虛中已受金官因薦皓
金主聞其名欲以為翰林直學士力辭之皓有逃歸
意乃請于參政韓昉乞於真定或大名以自養昉怒
始易皓官為中京副留守再降為留司判官趣行屢
矣皓乞不就職昉竟不能屈金法雖未易官而曾經

任使者永不可歸昉遂令皓校雲中進士試蓋欲以
計墮皓也皓復以疾辭未幾金主以生子大赦許使
人還鄉皓與張邵朱弁三人在遣中金人懼為患猶
遣人追之七騎及淮而皓已登舟十二年七月見于
內殿力求郡養母帝曰卿忠貫日月志不忘君雖蘇
武不能過豈可捨朕去邪請見慈寧宮帝人設簾太
后曰吾故識尚書命撤之皓自建炎己酉出使至是
還留北中凡十五年同時使者十三人惟皓邵弁得
生還而忠義之聲聞于天下者獨皓而已皓既對退
見秦檜語連日不止曰張和公金人所憚乃不得用

錢塘暫居而景靈宮太廟皆極土木之華豈非示無中原意乎檜不懌謂皓子适曰尊公信有忠節得上眷但官職如讀書速則易終而無味須如黃鍾大呂乃可八月除徽猷閣直學士提舉萬壽觀兼權直學士院金人來取趙彬等三十人家屬詔歸之皓曰昔韓起謁環于鄭鄭小國也能引義不與金既限淮官屬皆吳人宜留不遣蓋慮知其虛實也彼方困於蒙兀姑示强以嘗中國若遽從之謂秦無人益輕我矣檜變色曰公無謂秦無人既而復上疏曰恐以不與之故或致渝盟宜告之曰俟淵聖及皇族歸乃遣又

言王倫郭元邁以身徇國棄之不取緩急何以使人檜大怒又因言室撚寄聲檜怒益甚語在檜傳翌日侍御史李文會劾皓不省母出知饒州明年大水中官白鍔宣言燮理乖盭洪尚書名聞天下胡不用檜聞之愈怒繫鍔大理獄尋流嶺表諫官詹大方遂論皓與鍔為刎頸交更相稱譽罷皓提舉江州太平觀鍔初不識皓特以從太后北歸在金國素知皓名爾尋居母喪他言者猶謂皓睥睨鈞衡終喪除饒州通判李勤又附檜誣皓作欺世飛語責濠州團練副使安置英州居九年始復朝奉郎徙袁州至南雄州卒

年六十八死後一日檜亦死帝聞皓卒嗟惜之復敷
文閣學士贈四官久之復徽猷閣學士謚忠宣皓雖
久在北廷不堪其苦然為金人所敬所著詩文爭鈔
誦求鋟梓既歸後使者至必問皓為何官居何地性
急義當艱危中不少變懿節后之戚趙伯璘隸悟室
戱下貧甚皓賙之范鎮之孫祖平為傭奴皓言於金
人而釋之劉光世庶女為人豢豕贖而嫁之他貴族
流落賤微者皆力拔以出惟為檜所嫉不死於敵國
乃死於讒慝皓博學強記有文集五十卷及帝王通
要姓氏指南松漠紀聞金國文具錄等書子适遵邁

适字景伯皓長子也幼敏悟日誦三千言皓使朔方適年甫十三能任家事以皓出使恩補脩職郎紹興十二年與弟遵同中博學宏詞科高宗曰父在遠方子能自立此忠義報也宜升擢遂除敕令所删定官後三年弟邁亦中是選由是三洪文名滿天下改祕書省正字甫數月皓歸忤秦檜出知饒州适亦出為台州通判垂滿皓謫英州适復論罷往来嶺南省侍者九載檜死皓還道卒服闋起知荆門軍應詔上寬恤四事輕茶額錢它州代貢禮物闕試闈以復舊額蠲官田令不種者輸租改知徽州尋提舉江東路常平

茶鹽首言役法不均之弊會完顏亮來侵上親征适
覲金陵言本路旱百姓逐食于淮復遭金兵今各懷
歸而田產為官鬻請聽其估贖之及亮斃适上疏曰
大定僭號諸國未必服從宜多遣密詔傳諭中原義
士各取州縣因以畀之王師但留屯淮泗募兵積粟
以為聲援俟蜀漢山東之兵數道皆集見可而進庶
幾兵力不頓可以萬全升尚書戶部郎中總領淮東
軍馬錢糧孝宗即位海州解圍符離用兵饋餉繁夥
适究心調度供億無闕遷司農少卿隆興二年二月
召貳太常兼權直學士院上欲除諸將環衛官詔討

論其制适具唐及本朝沿革十一條上之且言太祖
太宗朝常以處諸將及降王之君臣自後多以皇族
為之故國史以為官存而事廢陛下修飭戎備不必
遠取唐制祖宗故事蓋可法則今徑行換授恐有減
奉之患乞如閤職兼帶節度至刺史帶上將軍横行
遙郡帶大將軍正使帶將軍副使帶中郎又以下則帶
左右郎將其官府人吏令有司相度以聞除中書舍
人時金人再犯淮羽檄沓至書詔填委洛訪疇答率
稱上旨自此有大用意金既尋盟署為賀生辰使金
遣同簽書樞密院事高嗣先接伴自言其父司空有

德於皓相與甚驩得其要領以歸乾道元年五月遷翰林學士仍兼中書舍人秦塤久廢忽予祠适奏曰李林甫死後諸子皆流配嶺南秦檜稔惡自斃不肖之孫官職仍舊可謂幸矣宮觀雖小塤得之則入以除用之漸恐檜黨牽連而進其命遂寢時巫伋復召莫伋權樞密院編脩官余堯弼復龍圖閣學士适謂其皆檜黨也隨命繳之六月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上諭參政錢端禮虞允文曰三省事與洪适商量東西府始同班奏事八月拜參知政事諫議大夫林安宅以銅錢多入北境請禁之即蜀中取鐵錢

行之淮上事旣行适言其不可上問之适曰令每州不得千緡一州以萬户計之每家才得數百恐民間無以貿易且客旅無回貨鹽場有大利害上以為然乃寢前命但於蜀中取十五萬緡行之廬和二州而已十二月拜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未幾春霖适引咎乞退林安宅抗疏論适旣而臺臣復合奏三月除觀文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尋起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再奉祠淳熙十一年薨年六十八謚文惠适以文學聞望遭時遇主自兩制一月入政府又四閱月居相位又三月罷政然

無大建明以究其學家居十有六年兄弟鼎立子孫森然以著述吟詠自樂近世備福鮮有及之或謂适黨湯思退又謂适來自淮東言張浚妄費浚以此罷相子九人槻柲榗楯樌桴榏槺枱

遵字景嚴皓仲子也自兒時端重如成人從師業文不以歲時寒暑輟父留沙漠母亡遵孺慕攀號既葬兄弟即僧舍肄詞業夜枕不解衣以父蔭補承務郎與兄适同試博學宏詞科中魁選賜進士出身高宗以皓遠使擢爲祕書省正字中興以來詞科中選即入館自遵始宰相秦檜子熺爲官長謦欬爲人輕重

遵恬然不附麗二年昞遷皓南還與朝論異出守遵遂乞外通判常發越三州紹興二十五年湯思退薦之復入為正字八月兼權直學士院湯鵬舉副臺端密薦為御史方賜對而父訃聞二十八年免喪召對極陳父冤曰先臣與龔璹同出疆璹仕於劉豫以妄殺兵官為豫所誅而秦檜贈以節旄擢用其子先臣拒金人之命留十五歲乃得歸顧南竄嶺外臣兄弟屏跡在外檜不分忠逆如此高宗悉為道誘語所起且曰卿再登三館嘗典書命令以修注處卿遂拜起居舍人奏乞以經筵官除罷及封章進對宴會錫予講讀

問答等事萃為一書名之曰邇英記注其後乾道間
又有祥曦殿記注寔自遵始又因面對論鑄錢利害
帝嘉納之遷起居郎兼權樞密院都承旨舊制修注
官經筵官許留身奏事而近例無有遵奏請復舊制
且言起居注未修者十五年請除見修月進外每月
帶修皆從之二十九年拜中書舍人殿前裨將輔逵
轉防禦使王綱轉團練使遵言近制管軍官十年始
一遷今兩人不滿歲安得爾時勲臣子孫多躐居臺
省遵極言乞明有所止高宗曰正立法自今功臣子
孫存遷至侍從並令久任在京宮觀遵曰侍從朝廷

高選非如磨勘階官安有遷序之制退而上奏言今
內外將家無慮二十人若以序遷不出十年西清次
對皆可坐致太祖開國功臣子孫不過諸司惟曹彬
之子琮瑋以功名自奮遂為節度初不聞有遞遷侍
從之例令旨一出使穆清之地類皆將種非所以示
天下望收還前詔又言瑞昌興國之間茶商失業聚
為盜賊望揭牓開諭許其自新願充軍者填刺願為
農者放還上皆可其奏論者欲復鄱陽永平永豐兩
監鼓鑄詔給舍議遵曰唐有鼓鑄使國朝或以漕臣
兼領或分道置使釐為三司自中興來置都大提點

官屬太多動為州縣之害間者丞行廢罷又無一定之論初委運使又委提刑又委郡守貳號令不一鼓鑄益少竊以為復置便三十年正月試吏部侍郎巽時選人詣曹改秩吏倚為市毫毛不中節必巧生沮閡須賂餉滿欲乃止遵明與約苟於大體無害先行後審薦員有定限而舉者周遮重複或同時一章而巧為兩牘或當薦五員而輒踰十數或當舉職官而詭為京狀或身係常調而妄稱職司或東西分曹而交錯攙補或已予復奪而指云事故拼析枚數請凡如是者得通劾之舊制致仕任子隨所在審勑牒即

請行是時從議者請必令于元州判奏遵言士大夫或遊宦粤蜀數千里外不幸以死臨終謝事其家獲歸故里已為至難今復因此齟齬反復稽延是明與惡吏為地也乃止仍舊貫平江湖秀三州水無以輸秋苗有司抑令輸麥遵言麥價殊不在米下民困如是奈何指夏以為秋衍一以為二使擠溝壑乎願量取其半而被水害者悉免之金人來索絳陽郭小的安化劉孝恭二百家遵以蜀之李特可為至戒願以根集未足為解淹引日月報之遷翰林學士兼吏部尚書汪澈論湯思退罷相遵行制無貶詞澈以為言

鍾瑞寫

遂丐去以徽猷閣直學士提舉太平興國宮三十一年金主完顏亮命其尚書蘇保衡由海道窺二浙朝廷以浙西副總管李寶禦之寶駐兵平江守臣朱翌素與寶異朝議以遵嘗薦寶乃命遵知平江及寶以舟師擣膠西凡資糧器械舟檝皆遵供億寶成功而歸遵之助為多車駕幸金陵禁衛士丐索無藝宅郡隨與不饜至吳乃相告曰內翰在此汝毋復然先是朝廷慮商舶為賊得悉拘入官旣而不返並海縣團萃巨艦及募水手民兵皆縶留未得去遵因對論之以船還商而聽水手自便吳人德之孝宗即位拜翰

林學士承旨兼侍讀詔問宰執侍從臺諫曰敵人來索舊禮從之則不忍屈不從則邊患未已中原歸正人源源不絕納之則東南力不能給否則絕向化之心宜指陳定論以聞遵與給事中金安節中書舍人唐文若起居郎周必大共為一議其略謂不宜直情徑行亦未可遽為之屈謂宜遣金繒如前日之數或許稍歸侵地如海泗之類則彼亦可藉口而來議矣知隆興二年貢舉拜同知樞密院事壽康殿產金芝十二同列議表賀遵引李文靖奏災異故事風止之薦眉山李燾永嘉鄭伯熊及林光朝未及用會湯思

退為左相而次相張浚罷御史周琛策遵且超遷上章致劾上亟徙寘他官遵不能安位連章乞免訖與御史俱去是年七月以端明殿學士提舉太平興國宮乾道六年起知信州徙知太平州前守周琛以嘗論遵聞遵來不俟合符馳去遵追餞至十里勞苦如平時曰君當官而行我何怨聞者以為盛德圩田壞民失業遵鳩民築圩凡萬數方冬盛寒遵躬履其間載酒食親餉饁恩意傾盡人忘其勞運使張松忌功妄奏圩未嘗決民未嘗轉徙必責圩戶自闗築且裁省募工錢米之半遵連疏爭至乞遣朝臣覆按於是

將作少監馬希言監察御史陳舉善押至默松言圩遂成合四百五十有五松無所泄其怨則別治溧水永豐圩來調丁米木數甚廣遵曰郡當歲儉方振恤流移勸分乞糴如自剉其股以充喉不暇食況能飽他人腹哉執不從楚地旱旁縣振贍者慮不早施置失後先或得米而亡以炊或闔戶莩藉而廩不至遵簡賓佐隨遠近壯老以差賦給蠲租至十九又告糴于江西得活者不啻萬計戍兵乘時盜利曹伍剽于野盡執拘以歸其軍故當大札瘥而邑落晏然徙知建康府江東安撫使兼行宮留守孝宗諭當制舍人

范成大褒其治績且許入覲時虞允文當國有北征志先調侍衛馬軍出屯其在府者五軍悉送其孥謀築營砦無慮萬竈張松用不能罷特勑遵同宰執赴選德殿奏事遵奏外臣不敢尾二府後願需班退別引上弗許進資政殿學士以行至則揭牓民苗米唯輸正不輸耗聽民自持斛槩庾人不能輕重其手徧行郊野卜砦地求不妨民居不夷冢墓者踰年始得之營卒醉妄言搖衆斬之磔于市三軍無敢譁有晝入旗亭挺刃椎壚者械付獄驛上奏未下統帥懼得譴請自治之孝宗怒罷統帥遵亦坐貶兩秩未幾五

營成復元官仍拜資政殿學士淳熙元年提舉洞霄宮十一月薨年五十有五諡文安

邁字景盧皓季子也幼讀書日數千言一過目輒不忘博極載籍雖稗官虞初釋老傍行靡不涉獵從二兄試博學宏詞科邁獨被黜紹興十五年始中第授兩浙轉運司幹辦公事入為勑令所刪定官皓忤秦檜投閑檜憾未已御史汪勃論邁知其父不靖之謀遂出添差教授福州累遷吏部郎兼禮部上居顯仁皇后喪當孟饗禮官未知所從邁請遣宰相分祭奏可除樞密檢詳文字建議令民入粟贖罪以紓國用

又請嚴法駕出入之儀三十一年議欽宗諡邁曰淵
聖北狩不返臣民悲痛當如楚人立懷王之義號懷
宗以係復讎之意不用吳璘病篤朝論欲徙吳拱代
之邁曰吳氏以功握蜀兵三十年宜有以新民觀聽
毋使尾大不掉知樞密院事葉義問出視師奏以邁
參議軍事至鎮江聞瓜州官軍與金人相持遑遽失
措會建康走驛告急義問遽欲還邁力止之曰今退
師無益京口勝敗之數而金陵聞返旆人心動搖不
可遷左司員外郎三十二年春金主褒遣左監軍高
忠建來告登位且議和邁為接伴使知閤門張掄副

之上謂執政曰向日講和本為梓宮太后雖屈己卑辭有所不憚今兩國之盟已絕名稱以何為正疆土以何為準朝見之儀歲幣之數所宜先定及邁掄入辭上又曰朕料此事終歸於和欲首議名分而土地次之邁於是奏更接伴禮數凡十有四事自渡江以來屈己含忍多過禮至是一切殺之用敵國體凡遠迎及引接金銀等皆罷既而高忠建有貴臣禮及取新復州郡之議邁以聞且奏言土疆實利不可與禮際虛名不足惜禮部侍郎黃中聞之亟奏曰名定實隨百世不易不可謂虛土疆得失一彼一此不可謂

實兵部侍郎陳俊卿亦謂先正名分名分正則國威張而歲幣亦可損矣進起居舍人時議遣使報金國聘三月丁巳詔侍從臺諫各舉可備使命者一人初邁之接伴也既持舊禮折伏金使至是慨然請行於是假翰林學士充賀登位使欲令金稱兄弟敵國而歸河南地夏四月戊子邁辭行書用敵國禮高宗親札賜邁等曰祖宗陵寢隔闊三十年不得以時洒掃祭祀心寔痛之若彼能以河南地見歸必欲居尊如故正復屈已亦何所惜邁奏言山東之兵未解則兩國之好不成至燕金閤門見國書呼曰不如式抑令

使人於表中改陪臣二字朝見之儀必欲用舊禮邁
初執不可旣而金鎖使館自旦及暮水漿不通三日
乃得見金入語極不遜大都督懷忠議欲質留左丞
相張浩持不可乃遣還七月邁回朝則孝宗已即位
矣殿中侍御史張震以邁使金辱命論罷之明年起
知泉州乾道二年復知吉州入對遂除起居舍人直
前言起居注皆据諸處關報始加修纂雖有日曆時
政記亦莫得書景祐故事有邇英延羲二閣注記凡
經筵侍臣出處封章進對宴會賜予皆用存記十年
間稍廢不續陛下言動皆罔聞知恐非命侍本意乞

令講讀官自今各以日得聖語關送修注官令講筵所牒報使謹録之因令所御殿名曰祥曦記注制可三年遷起居郎拜中書舍人兼侍讀直學士院仍叅史事父忠宣凡适遵皆歷此三職邁又踵之邁奏三省事無巨細必先經中書書黃宰執書押當制舍人書行然後過門下給事中書讀如給舍有所建明則封黃具奏以聽上旨惟樞密院既得旨即書黃過門下例不送中書謂之密白則封駁之職似有所偏況今宰相兼樞密因而釐正不為有嫌望詔樞密院凡已被制勑並關左右省依三省書黃以示重出命之

意報可六年除知贛州起學宮造浮梁士民安之郡兵素驕小不如欲則跋扈郡歲遣千人戍九江是歲戍卒以至則留不復返衆遂反戈民訛言相驚百姓恟懼邁不為動但遣一校婉說之俾歸營衆皆聽垂櫜而入徐詰什五長兩人械送潯陽斬于市辛卯歲饑贛適中熟邁移粟濟隣郡僚屬有諫止者邁笑曰秦越瘠肥臣子義耶尋知建寧府富民有睚眦殺人衷刃篡獄者久拒捕邁正其罪黥流嶺外十一年知婺州奏金華田多沙勢不受水五日不雨則旱故境内陂湖最當繕治命耕者出力田主出穀凡為公私

塘堰及湖總之為八百三十七所發軍素無律春給
衣欲以縉易帛吏不可則群呼嘯聚于郡將之治郡
將惴恐姑息如其欲邁至衆狃前事至以飛語牓譙
門邁以計逮捕四十有八人置之理黨衆相唊鬨擁
邁轎邁曰彼罪人也汝等何預衆逡巡散去邁戮首
惡二人梟之市餘黥撻有差莫敢譁者事聞上語輔
臣曰不謂書生能臨事達權特遷敷文閣待制明年
召對首論淮東邊備六要地曰海陵曰俞洳曰鹽城
曰寶應曰清口曰盱眙謂宜修城池嚴屯兵立游樁
益戍卒又言許浦宜開河三十六里梅里鎮宜築二

大堰作斗門遏行師則決防送船又言馮湛創多槳船底平檣浮雖尺水可運令十五六年修葺數少不足用謂宜募瀕海富商入船予爵招善操舟者以補水軍上嘉之以提舉佑神觀兼侍講同修國史邁初入史館預修四朝帝紀進敷文閣直學士直學士院講讀官宿直上時召入談論至夜分十三年九月拜翰林學士遂上四朝史一祖八宗百七十八年為一書淳熙改元進煥章閣學士知紹興府過闕奏事言新政宜以十漸為戒上曰浙東民困於和市卿往為朕正之邁再拜曰誓盡力邁至郡覈實詭戶四萬八

千三百有奇所減絹以匹計者略如其數提舉玉隆萬壽宮明年再上章告老進龍圖閣學士尋以端明殿學士致仕是歲卒年八十贈光祿大夫謚文敏邁兄弟皆以文章取盛名躋貴顯邁尤以博洽受知孝宗謂其文備衆體邁考閱典故漁獵經史極鬼神事物之變手書資治通鑑凡三有容齋五筆夷堅志行於世其他著述尤多所修欽宗紀多本之孫覿附耿南仲惡李綱所紀多失實故朱熹舉王允之論言佞臣不可使執筆以為不當取覿所紀云

論曰孔子云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當建炎

紹興之際凡使金者如探虎口能全節而歸若朱弁張邵洪皓其庶幾乎望之不足議也皓留北十五年忠節尤著高宗謂蘇武不能過誠哉然竟以忤秦檜謫死悲夫其子适遵邁相繼登詞科文名滿天下适位極台輔而邁文學尤高立朝議論最多所謂忠義之報詎不信夫

列傳卷第一百三十二

列傳卷第一百三十三　宋史三百七十四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敕修

張九成　胡銓　廖剛　李迨

趙開

張九成字子韶其先開封人徙居錢塘游京師從楊時學權貴託人致幣曰肯從吾游當薦之館閣九成笑曰王良尚羞與嬖奚乘吾可爲貴游客耶紹興二年上將策進士詔考官直言者置高等九成對策略曰禍亂之作天所以開聖人也願陛下以剛大爲心

無以憂驚自沮臣觀金人有必亡之勢中國有必興之理夫好戰必亡失其故俗必亡人心不服必亡金皆有焉劉豫背叛君親委身夷狄黠雛經營有同兒戲何足慮哉前世中興之主大抵以剛德爲尚去讒節慾遠佞防姦皆中興之本也今閭巷之人皆知有父兄妻子之樂陛下貴爲天子冬不得溫夏不得清昏無所定晨無所省感時遇物悽惋于心可不思所以還二聖之車乎又言閹寺聞名國之不祥也今此曹名字稍稍有聞臣之所憂也當使之安掃除之役凡結交往来者有禁干預政事者必誅擢眞首選楊

時遺九成書曰廷對自中興以來未之有非剛大之氣不爲得喪田屈不能爲也授鎮東軍簽判吏不能欺民冒鹺禁提刑張宗臣欲逮捕數十人九成爭之宗臣曰此事左相封來九成曰主上屢下恤刑之詔公不體聖意而觀望宰相耶宗臣怒九成即投檄歸從學者日衆出其門者多爲聞人趙鼎薦于朝遂以太常博士召既至改著作佐郎遷著作郎言我宋家法曰仁而已仁之發見尤在於刑陛下以省刑爲急而理官不以恤刑爲念欲詔理官活幾人者與減磨勘從之除浙東提刑力辭乃與祠以歸未幾召除宗

正少卿權禮部侍郎兼侍講兼權刑部侍郎法寺以大辟成案上九成閱始末得其情因請覆實因果誣服者朝論欲以平反爲賞九成曰職在詳刑可邀賞乎辭之金人議和九成謂趙鼎曰金實厭兵而張虛聲以撼中國因言十事彼誠能從吾所言則與之和使權在朝廷鼎既罷秦檜誘之曰且成檜此事九成曰九成胡爲異議特不可輕易以茍安耳檜曰立朝須優游委曲九成曰未有枉已而能直人上問以和議九成曰敵情多詐不可不察因在經筵言西漢災異事檜甚惡之謫守邵州既至倉庫虛乏僚屬請督

酒租宿負苗絹未輸者九成曰縱未能惠民其敢困民耶是歲賦入更先他時中丞何鑄言其矯僞欺俗傾附趙鼎落職丁父憂既免喪秦檜取旨上曰自古朋黨畏人主知之此人獨無所畏可與宮觀先是徑山僧宗杲善談禪理從游者衆九成時往來其間檜恐其議己令司諫詹大方論其與宗杲謗訕朝政謫居南安軍在南安十四年每執書就明倚立庭磚歲久雙趺隱然賡帥致黷金九成曰吾何敢苟取悉歸之檜死起知温州戶部遣吏督軍糧民苦之九成移書痛陳其弊戶部持之九成即丐祠歸數月病卒九

成研思經學多有訓解然早與學佛者游故其議論
多偏寶慶初特贈太師封崇國公謚文忠
胡銓字邦衡廬陵人建炎二年高宗策士淮海銓因
御題問治道本天天道本民荅云湯武聽民而興桀
紂聽天而亡今陛下起干戈鋒鏑間外亂內訌而策
臣數十條皆質之天不聽於民又謂今宰相非晏殊
樞密參政非韓琦杜衍范仲淹策萬餘言高宗見而
異之將冠之多士有忌其直者移寘第五授撫州軍
事判官未上會隆祐太后避兵贛州金人躡之銓以
漕檄攝本州幕募鄉丁助官軍捍禦第賞轉承直郎

吳貴才刊

丁父憂從鄉先生蕭楚學春秋紹興五年張浚開督
府辟湖北倉屬不赴有詔赴都堂審察兵部尚書呂
祉以賢良方正薦賜對除樞密院編脩官八年宰臣
秦檜決策主和金使以詔諭江南爲名中外洶洶銓
抗疏言曰臣謹案王倫本一狎邪小人市井無賴頃
緣宰相無識遂舉以使虜專務詐誕欺罔天聽驟得
美官天下之人切齒唾罵今者無故誘致虜使以詔
諭江南爲名是欲臣妾我也是欲劉豫我也劉豫臣
事醜虜南面稱王自以爲子孫帝王萬世不拔之業
一旦豺狼改慮捽而縛之父子爲虜商鑑不遠而倫

又欲陛下効之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之位也柰何以祖宗之天下爲金虜之天下以祖宗之位爲金虜藩臣之位陛下一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盡汙夷狄祖宗數百年之赤子盡爲左衽朝廷宰執盡爲陪臣天下士大夫皆當裂冠毀冕變爲胡服異時豺狼無厭之求安知不加我以無禮如劉豫也哉夫三尺童子至無識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則怫然怒今醜虜則犬豕也堂堂大國相率而拜犬豕曾童孺之所羞而陛下忍爲之耶倫之議乃曰我一屈膝則梓宮可還太后可復淵聖可歸中原可

得嗚呼自變故以來主和議者誰不以此說啗陛下
哉然而卒無一驗則虜之情僞已可知矣而陛下尚
不覺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國大讐而不報含垢忍
恥舉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就令虜決可和盡如倫議
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況醜虜變詐百出而倫又
以姦邪濟之梓宮決不可還太后決不可復淵聖決
不可歸中原決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可復伸國勢
陵夷不可復振可為痛哭流涕長太息矣向者陛下
間關海道危如累卵當時尚不忍北面臣虜況今國
勢稍張諸將盡銳士卒思奮只如頃者醜虜陸梁僞

豫入冦固嘗敗之於襄陽敗之於淮上敗之於渦口敗之於淮陰校之往時蹈海之危固已萬萬儻不得已而至於用兵則我豈遽出虜人下哉今無故而反臣之欲屈萬乘之尊下穹廬之拜三軍之士不戰而氣已索此魯仲連所以義不帝秦非惜夫帝秦之虛名惜天下大勢有所不可也今內而百官外而軍民萬口一談皆欲食倫之肉謗議洶洶陛下不聞正恐一旦變作禍且不測臣竊謂不斬王倫國之存亡未可知也雖然倫不足道也秦檜以腹心大臣而亦為之陛下有堯舜之資檜不能致君如唐虞而欲導陛

下爲石晉近者禮部侍郎曾開等引古誼以折之檜乃厲聲責曰侍郎知故事我獨不知則檜之遂非愎諫已自可見而乃建白令臺諫侍臣僉議可否是蓋畏天下議己而令臺諫侍臣共分謗耳有識之士皆以爲朝廷無人吁可惜哉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夫管仲霸者之佐耳尚能變左衽之區而爲衣裳之會秦檜大國之相也反驅衣冠之俗而爲左衽之鄉則檜也不唯陛下之罪人實管仲之罪人矣孫近傅會檜議遂得參知政事天下望治有如饑渴而近伴食中書漫不敢可否事檜曰虜可和近亦曰

可和檜曰天子當拜近亦曰當拜臣嘗至政事堂三
發問而近不答但曰已令臺諫侍從議矣嗚呼參贊
大政徒取充位如此有如虜騎長驅尚能折衝禦侮
耶臣竊謂秦檜孫近亦可斬也臣備員樞屬義不與
檜等共戴天區區之心願斷三人頭竿之藁街然後
羈留虜使責以無禮徐興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
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爾寧能處小朝
廷求活邪書既上檜以銓狂妄凶悖鼓衆劫持詔除
名編管昭州仍降詔播告中外給舍臺諫及朝臣多
救之者檜迫於公論乃以銓監廣州鹽倉明年改簽

書威武軍判官十二年諫官羅汝檝劾銓飾非横議
詔除名編管新州十八年新州守臣張棣訐銓與客
唱酬謗訕怨望移謫吉陽軍二十六年檜死銓量移
衡州銓之初上書也宜興進士吳師古鋟木傳之金
人募其書千金其謫廣州也朝士陳剛中以啓事為
賀其謫新州也同郡王廷珪以詩贈行皆為人所訐
師古流袁州廷珪流辰州剛中謫知虔州安遠縣遂
死焉三十一年銓得自便孝宗即位復奉議郎知饒
州召對言修德結民練兵觀釁上曰久聞卿直諒除
吏部郎官隆興元年遷秘書少監擢起居郎論史官

失職者四一謂記注不必進呈庶人主有不觀史之美二謂唐制二史立螭頭之下今在殿東南隅言動未嘗得聞三謂二史立後殿而前殿不立乞於前後殿皆分日侍立四謂史官欲其直前而閤門以未嘗預牒以今日無班次為辭乞自今直前言事不必預牒閤門及以有無班次為拘詔從之兼侍講國史院編脩官因講禮記曰君以禮為重禮以分為重分以名為重願陛下無以名器輕假人又進言乞都建康謂漢高入關中光武守信都大抵與人鬬不搤其亢拊其背不能全勝今日大勢自淮以北天下之亢與

背也建康則擕之州之之地也也若進據建康下臨中
原此高光興王之計也詔議行幸言者請紓其期遂
以張浚視師圖恢復侍御史王十朋贊之克復宿州
大將李顯忠私其金帛且與邵宏淵忿爭軍大潰十
朋自劾上怒甚銓上疏願毋以小衂自沮時旱蝗星
變詔問政事闕失銓應詔上書數千言始終以春秋
書災異之法言政令之闕有十而上下之情不合亦
有十且言堯舜明四目達四聰雖有共鯀不能塞也
秦二世以趙高爲腹心劉項橫行而不得聞漢成帝
殺王章王氏移鼎而不得聞靈帝殺何武陳蕃天下

橫潰而不得聞梁武信朱异侯景斬關而不得聞隋煬帝信虞世基李密稱帝而不得聞唐明皇逐張九齡安史胎禍而不得聞陛下自即位以來號召逐客與臣同召者張燾辛次膺王大寶王十朋今燾去矣次膺去矣十朋去矣大寶又將去惟臣在爾以言為諱而欲塞災異之源臣知其必不能也銓又言昔周世宗為劉旻所敗斬敗將何徽等七十人軍威大震果敗旻取淮南定三關夫一日戮七十將豈復有將可用而世宗終能恢復非庸懦者去則勇敢者出耶近宿州之敗士死于敵者滿野而敗軍之將以所得

之金賂權貴以自解上天見變昭然陛下非信賞必罰以應天不可其論納諫曰今廷臣以箝默爲賢容悅爲忠馴至興元之幸所謂一言喪邦上曰非卿不聞此金人求成銓曰金人知陛下銳意恢復故以甘言款我願絶口勿言和字上以邊事全倚張浚而王之望尹穡專主和排浚銓廷責之兼權中書舍人同修國史張浚之子栻賜金紫銓繳奏之謂不當如此待勳臣子浚雅與銓厚不顧也十一月詔以和戎遣使大詢于庭侍從臺諫預議者凡十有四人主和者半可否者半言不可和者銓一人而已乃獨上一議

曰京師失守自耿南仲主和二聖播遷自何㮚主和維揚失守自汪伯彥黃潛善主和完顏亮之變自秦檜主和議者乃曰外雖和而內不忘戰此向來權臣誤國之言也一溺於和不能自振尚能戰乎除宗正少卿乞補外不許先是金將蒲察徒穆大周仁以泗州降蕭琦以軍百人降詔並爲節度使銓言受降古所難六朝七得河南之地不旋踵而皆失梁武時侯景以河南來奔未幾而陷臺城宣政閒郭藥師自燕雲來降未幾爲中國患今金之三大將內附高其爵祿優其部曲以繫中原之心善矣然處之近地萬一

包藏禍心或爲內應後將噬臍願勿任以兵柄遷其衆於湖廣以絕後患二年兼國子祭酒尋除權兵部侍郎八月上以災異避殿減膳詔廷臣言闕政急務銓以振災爲急務議和爲闕政其議和之書曰自靖康迄今凡四十年三遭大變皆在和議則醜虜之不可與和彰彰然矣肉食鄙夫萬口一談牢不可破非不知和議之害而爭言爲和者是有三說焉曰偷懦曰苟安曰附會偷懦則不知立國苟安則不戒酖毒附會則覬得美官小人之情狀具於此矣今日之議若成則有可弔者十若不成則有可賀者亦十請爲

陛下極言之何謂可弔者十真宗皇帝時宰相李沆謂王旦曰我死公必爲相切勿與虜講和吾聞出則無敵國外患如是者國常亡若與虜和自此中國必多事矣旦殊不以爲然既而遂和海內乾耗旦始悔不用文靖之言此可弔者一也中原謳吟思歸之人日夜引領望陛下拯溺救焚不啻赤子之望慈父母一與虜和則中原絕望後悔何及此可弔者二也海泗今日之藩籬咽喉也彼得海泗且決吾藩籬以瞰吾室扼吾咽喉以制吾命則兩淮決不可保兩淮不保則大江決不可守大江不守則江浙決不可安此

可弔者三也紹興戊午和議既成檜建議遣二三大
臣如路允迪等分往南京等州交割歸地一旦叛盟
劫執允迪等遂下親征之詔虜復請和其反覆變詐
如此檜猶不悟奉之如初事之愈謹賂之愈厚卒有
逆亮之變驚動輦轂太上謀欲入海行朝居民一空
覆轍不遠忽而不戒臣恐後車又將覆也此可弔者
四也紹興之和首議決不與歸正人口血未乾盡變
前議凡歸正之人一切遣還如程師回趙良嗣等聚
族數百幾爲蕭墻憂今必盡索歸正之人與之則反
側生變不與則虜決不肯但已夫反側則肘腋之變

深虜決不肯但已則必別起釁端猝有逆亮之謀不知何以待之此可弔者五也自檜當國二十年間竭民膏血以餌犬羊迄今府庫無旬月之儲千村萬落生理蕭然重以蝗蟲水潦自此復和則蠹國害民殆有甚焉者矣此可弔者六也今日之患兵費已廣養兵之外又增歲幣且少以十年計之其費無慮數千億而歲幣之外又有私覿之費私覿之外又有賀正生辰之使賀正生辰之外又有泛使一使未去一使復來生民疲於奔命帑廩涸於將迎瘠中國以肥虜陛下何憚而為之此其可弔者七也側聞虜人嫚書

欲書御名欲去國號大字欲用再拜議者以為繁文
小節不必計較臣切以為議者可斬也夫四郊多壘
卿大夫之辱楚子問鼎義士之所深耻獻納二字富
弼以死爭之今醜虜橫行與多壘孰辱國號大小與
鼎輕重孰多獻納二字與再拜孰重臣子欲君父屈
己以從之則是多壘不足辱問鼎不必耻獻納不必
爭此其可弔者八也臣恐再拜不已必至稱臣稱臣
不已必至請降請降不已必至納土納土不已必至
銜璧銜璧不已必至輿櫬輿櫬不已必至如晉帝青
衣行酒然後為快此其可弔者九也事至於此求為

匹夫尚可得乎此其可弔者十也竊觀今日之勢和決不成儻乾剛獨斷追回使者魏杞康湑等絕請和之議以鼓戰士下哀痛之詔以收民心天下庶乎其可為矣如此則有可賀者亦十省數千億之歲幣一也專意武備足食足兵二也無書名之恥三也無去大之辱四也無再拜之屈五也無稱臣之忿六也無請降之禍七也無納土之悲八也無銜璧輿櫬之酷九也無青衣行酒之冤十也去十弔而就十賀利害較然雖三尺童穉亦知之而陛下不悟春秋左氏謂無勇者為婦人今日舉朝之士皆婦人也如以臣言

爲不然乞賜流放竄殛以爲臣子出位犯分之戒自
符離之敗朝論急於和戎棄唐鄧海泗四州與虜矣
金又欲得商秦地邀歲幣留使者魏杞分兵攻淮以
本職措置浙西淮東海道時金使僕散忠義紇石烈
志寧之兵號八十萬劉寶棄楚州王彥棄昭關濠滁
皆陷惟高郵守臣陳敏拒敵射陽湖而大將李寶預
求密詔爲自安計擁兵不救銓劾奏之曰臣受詔令
范榮備淮李寶備江緩急相援今寶視敏弗救若射
陽失守大事去矣寶懼始出師掎角時大雪河冰皆
合銓先持鐵鎚鎚冰士皆用命金人遂退久之提舉

太平興國宮乾道初以集英殿修撰知漳州改泉州趣奏事留爲工部侍郎入對言少康以一旅復禹績今陛下富有四海非特一旅而即位九年復禹之効尚未赫然又言四方多水旱左右不以告謀國者之過也宜令有司速爲先備乞致仕七年除寶文閣待制留經筵求去以敷文閣直學士與外祠陛辭猶以歸陵寢復故疆爲言上曰朕志也且問今何歸銓曰歸廬陵臣向在嶺海嘗訓傳諸經欲成此書特賜通天犀帶以寵之銓歸上所著易春秋周禮禮記解詔藏秘書省尋復元官升龍圖閣學士提舉太平興國

宮轉提舉玉龍萬壽宮進端明殿學士提舉六年召
歸經筵銓引疾力辭七年以資政殿學士致仕薨謚
忠簡有澹庵集一百卷行于世孫槻榘皆至尚書
廖剛字用中南劍州順昌人少從陳瓘楊時學登崇
寧五年進士第宣和初自漳州司録除國子録擢監
察御史時蔡京當國剛論奏無所避以親老求補外
出知興化軍欽宗即位以右正言召丁父憂服闋除
工部員外郎以母疾辭紹興元年盜起旁郡官吏悉
逃去順昌民以剛為命剛諭從盜者使反業既而他
盜入順昌部使者檄剛撫定剛遣長子遲諭賊賊知

剛父子有信義亦散去除本路提點刑獄尋召爲吏部員外郎言古者天子必有親兵自將所以備不虞而强主威漢北軍唐神策之類也祖宗軍制尤嚴頗稽舊制選精鋭爲親兵居則以爲衛動則以爲中軍此强幹弱枝之道又言國家艱難已極今方圖新若會稽誠非久駐之地請經營建康親擁六師往爲固守計以杜金人窺伺之意遷起居舍人權吏部侍郎兼侍講除給事中丁母憂服闋復拜給事中剛言國不可一日無兵兵不可一日無食今諸將之兵備江淮不知幾萬初無儲蓄日待哺於東南之轉餉浙民

已困欲救此患莫若屯田因獻三說將校有能射耕
當加優賞毋耕田一頃與轉一資百姓願耕假以糧
種復以租賦上令都督府措置時朝廷推究章惇蔡
卞誤國之罪追貶其身仍詔子孫毋得官中朝至是
章傑自崇道觀知婺州章僅自太府丞提舉江東茶
鹽事剛封還詔書謂卽如此何以示懲乃並與祠權
戶部侍郎尋遷刑部侍郎求補外除徽猷閣直學士
知漳州七年二月日有食之詔內外官言事剛言陛
下有建國之封所以承天意示大公於天下後世者
也然而未遂正名者豈非有所待耶有所待則是應

天之誠未至也願陛下昭告藝祖在天之靈正建國
儲君之號布告中外不匿厥旨異時雖百斯男不復
更易天下孰敢不服上讀之聳然即召剛趣至闕拜
御史中丞剛言臣職糾姦邪當務大體若掊摭細故
則非臣本心又奏經費不支盜賊不息事功不立命
令不孚及兵驕官冗之弊時徽宗已崩上遇朔望猶
率群臣遥拜淵聖剛言禮有隆殺兄爲君則君之已
爲君則兄之可也望勉抑聖心但歲時行家人禮於
内庭從之殿前司强刺民爲兵及大將恃功希恩所
請多廢法剛知無不言論列至於四五驕横者肅然

鄭億年與秦檜有連而得美官剛顯疏其惡檜銜之金人叛盟剛乞起舊相之有德望者處以近藩檜聞之曰是欲寘我何地耶改工部尚書而以王次翁為中丞初邊報至從官會都堂剛謂億年曰公以百口保金人今已背約有何面目尚在朝廷乎億年奉祠去次翁與右諫議何鑄劾剛薦劉昉陳淵相為朋比以徽猷閣直學士提舉亳州明道宮明年致仕以紹興十三年卒子四人遲過遂邃仕皆秉麾節邦人號為萬石廖氏

李迨東平人也曾祖參仕至尚書右丞迨未冠入太

學因居開封以蔭補官初調渤海縣尉時州縣團結
民兵民起田畝中不閑坐作進退之節或譁不受令
迨立賞罰以整齊之累月皆精練部伍如法部刺史
按閱無一人亂行伍者遂薦之朝改合入官累遷通
判濟州時高宗以大元帥過濟郡守自以才不及遜
迨行州事迨應辦軍須無闕會大元帥府勸進乘輿
儀物皆未備迨諳熟典故裁定其制不日而辦上深
嘆賞即除隨軍輦運上即位於南京授山東輦運改
金部郎從駕至維揚敵犯行在所即取金部籍有關
於國家經賦之大者載以行及上于鎮江時建炎三

年二月也宰相呂頤浩言于上即日召見未幾丁父丧詔起復以中散大夫直龍圖閣為御營使司參議官兼措置軍前財用苗傅劉正彥叛呂頤浩張浚集勤王之師迨流涕謂諸將曰君第行無慮軍食師行所至食皆先具事平同趙哲等入對上慰勞之詔轉三官辭不拜除權戶部侍郎四年加顯謨閣待制為淮南江浙荊湖等路制置發運使尋以軍旅甫定乞持餘服詔許之紹興二年知筠州明年移信州尋提舉江州太平觀五年十月以舊職除兩浙路轉運使言祖宗都大梁歲漕東南六伯餘萬斛而六路之民

無飛挽之擾蓋所運者官舟所役者兵卒故也今駐
蹕浙右漕運地里不若中都之遠而公私苦之何也
以所用之舟大半取於民間往往鑿井沉船以避其
役如溫明虔吉州等處所置造船場乞委逐州守臣
措置募兵卒牽挽使臣管押庶幾害不及民可以漸
復漕運舊制詔工部措置尋加徽猷閣直學士升龍
圖閣直學士為四川都轉運使兼提舉成都等路茶
事并提舉陜西等路買馬自熙豐以來始即熙秦戎
黎等州置場買馬而川茶通於永興四路故成都府
秦州皆有榷茶司至是關陜既失追請合為一司名

都大提舉茶馬司以省冗費從之踰年詔追以每歲收支之數具旁通驛奏追乃考其本末具奏曰紹興四年所收錢物三千三百四十二萬餘緡此所支關五十一萬餘緡五年收三千六十萬緡此所支關一千萬餘緡六年未見七年所收三千六百六十萬餘緡此所支關一百六十一萬餘緡自來遇歲計有闕即添支錢引補助紹興四年添印五百七十六萬道五年添印二百萬道六年添印六百萬道見今汎料太多引價頓落緣此未曾添印兼歲收錢物內有上供進奉等窠名一千五百九十九萬係四川歲入舊

額其勸諭激賞等項窠名錢物共二千六十八萬係
軍興後來歲入所增比舊額已過倍其取於民可謂
重矣臣嘗考劉晏傳是時天下歲入緡錢千二百萬
而管榷居其半今四川榷鹽榷酒歲入一千九十一
萬過於晏所榷多矣諸窠名錢已三倍劉晏歲入之
數彼以一千二百萬贍中原之軍而有餘今以三千
六百萬貫贍川陜一軍而不足又如折估及正色米
一項通計二百六十五萬石止以紹興六年朝廷取
會官兵數計六萬八千四百四十九人決無一年用
二百六十五萬石米之理數內官員一萬一千七員

軍兵五萬七百四十九人官員之數比軍兵之數約計六分之一軍兵請給錢比官員請給不及十分之一即是冗濫在官員不在軍兵也計司雖知冗濫力不能裁節之雖是寬剩亦未敢除減此朝廷不可不知也蜀人所苦甚者糴買般運也蓋糴買不科敷則不能集其事苟科敷則不能無擾般運事稍緩則船戶獨受其弊急則稅戶皆被其害欲省漕運莫如屯田漢中之地約收二十五萬餘石若將一半充不係水運去處歲計以米一半對減川路糴買般發歲計米亦可少寬民力兼臣已委官於興元洋州就糴夏

麥五十萬石岷州欲就糴二十萬石兼用營田所收一半之數十二萬石三項共計五十七萬石每年水運應付閬利州以東計米五十八萬石若得此三項可盡數免川路糴買般運此乃恤民之實惠守邊之良策也降詔獎諭以與吳玠不合與祠九年金人歸我三京命迨爲京畿都轉運使孟庾時爲權東京留守潛通北使迨察其隱微庾不能平訟于朝且使人告迨曰北人以兵至矣迨曰吾家食國家祿二百年荷陛下重任萬死不足報吾老矣豈能下穹廬之拜乎首可斷而膝不可屈也如果然吾將極罵以死告

者悚然而去降聖節庚失於行禮爲迨所持庚自劾迨因此求罷去乃落職與祠歸而庚以京師降於金人迨尋復龍圖閣待制知洪州十六年以疾丐祠十八年卒

趙開字應祥普州安居人登元符三年進士第大觀二年權辟雍正用舉者改秩即盡室如京師買田尉氏與四方賢俊遊因詞知天下利病所當罷行者如是七年慨然有通變捄弊志宣和初除禮制局校正檢閱官數月局罷出知鄢陵縣七年除講議司檢詳官開善心計自檢詳罷除成都路轉運判官遂奏罷

宣和六年所增上供認額綢布十萬匹減綿州下户
支移利州水脚錢十分之三又減蒲江六井元符至
宣和所增鹽額列其次第謂之鼠尾帳揭示鄉户歲
時所當輸折科等實數俾人人具曉鄉胥不得隱匿
竊嘗言財利之源當出於一祖宗朝天下財計盡
歸三司諸道利源各歸漕計故官省事理併廢以還
漕司則利害可以參究而無牽掣窒礙之患矣因指
陳榷茶買馬五害大略謂黎州買馬嘉祐歲額纔二
千一百餘自置司榷茶歲額四千且獲馬兵踰千人
猶不足用多費衣糧爲一害嘉祐以銀絹博馬價皆

有定令長吏旁緣為姦不時歸貨以空券給夷人使
待資次夷人怨恨必生邊患為二害初置司榷茶借
本錢於轉運司五十二萬緡於常平司二十餘萬緡
自熙寧至今幾六十年舊所借不償一文而歲借乃
準初數為三害榷茶之初預俵茶戶本錢尋於數外
更增和買或遂抑預俵錢充和買茶戶坐是破產而
官買歲增茶日濫雜官茶既不堪食則私販公行刑
不能禁為四害承平時蜀茶之入秦者十幾八九猶
患積壓難售今關隴悉遭焚蕩仍拘舊額竟何所用
茶兵官吏坐縻衣糧未免科配州縣為五害請依嘉

祐故事盡罷榷茶仍令轉運司買馬即五害並去而邊患不生如謂榷茶未可遽罷亦宜併歸轉運司痛減額以蘇茶戶輕立價以惠茶商如此則私販必衰盜賊消弭本錢既常在而息錢自足朝廷是其言即擢開都大提舉川陝茶馬事使推行之時建炎二年也於是大更茶馬之法官買官賣茶並罷參酌政和二年東京都茶務所剏條約印給茶引使茶商執引與茶戶自相貿易改成都舊買賣茶場爲合同場買引所仍於合同場置茶市交易者必由市引與茶必相隨茶戶十或十五共爲一保并籍定茶鋪姓名互

察影帶販鬻者凡買茶引每一斤春爲錢七十夏五
十舊所輸市例頭子錢並依舊茶所過每一斤征一錢
住征一錢半其合同場監官除驗引秤茶封記發放
外無得干預茶商茶戶交易事舊制買馬及三千匹
者轉一官比但以所買數推賞往往有一任轉數官
者開奏請推賞必以馬到京實收數爲格或死於道
黜降有差比及四年冬茶引收息至一百七十餘萬
緡買馬乃踰二萬匹張浚以知樞密院宣撫川蜀素
知開善理財即承制以開兼宣撫處置使司隨軍轉
運使專一總領四川財賦開見浚曰蜀之民力盡矣

錙銖不可加獨榷貨稍存贏餘而貪猾諉爲己有互相隱匿惟不恤怨詈斷而敢行庶可救一時之急浚銳意興復委任不疑於是大變酒法自成都始先罷公使責供給酒即舊撲買坊場所置隔槽設官主之麴與釀具官悉自買聽釀户各以米赴官場自釀凡一石米輸三千并頭子雜用等二十二其釀之多寡惟錢是視不限數也明年遂徧四路行其法又法成都府法於秦州置錢引務興州鼓鑄銅錢官賣銀絹聽民以錢引或銅錢買之凡民錢當入官者並聽用引折納官支出亦如之民私用引爲市於一千并五

百上許從便增高其直惟不得減削法既流通民以
爲便初錢引兩料通行纔二百五十萬有奇至是添
印至四千一百九十餘萬人亦不厭其多價亦不削
宣司獲僞引三十萬盜五十人浚欲從有司議當以
死開白浚曰相君誤矣使引僞加宣撫使印其上即
爲真黥其徒使冶幣是相君一日獲三十萬之錢而
起五十人之死也浚稱善悉如開言最後又變鹽法
其法實視大觀東南東北鹽鈔條約置合同場鹽市
與茶法大抵相類鹽引每一斤納錢二十五土產稅
及增添等共納九錢四分所過每斤征錢七分住征

一錢五分若以錢引折納別輸稱提勘合錢共六十
初變權法怨讟四起至是開復議更鹽法言者遂奏
其不便乞罷之以安遠民且曰如謂大臣建請務全
事體必須更制即乞劄與張浚照會詔以其章示浚
浚不爲變時浚荷重寄治兵秦川經營兩河旬犒月
賞期得士死力費用不貲盡取辦於開開悉知慮於
食貨算無遺策雖支費不可計而贏貲若有餘吳玠
爲四川宣撫副使專治戰守於財計盈虛未嘗問惟
一切以軍期趣辦與開異趣玠數以餉餽不繼訴于
朝開亦自劾老憊匄去朝廷未許迺特置四川安撫

制置大使之名命席益爲之益前執政詔位宣撫司上
朝論恐未安仍詔張浚視師荆襄川陝六年罷綿州宣
撫司玠仍以宣撫治兵事軍馬聽玠移撥錢物則委開
拘收尋除開徽猷閣待制加玠兩鎮節鉞復降旨都轉
運使不當與四路漕臣同繫銜成都潼川兩路漕臣與
都轉運使坐應副軍支錢物愆期各貶二秩朝廷故抑
揚之使之交解間隙趣辦餉饋也而開復與席益不和
抗疏乞將舊來宣撫司年計應副軍期不許他司分擘
支用又指陳宣撫司截都漕運司錢就果閬糴米非是
又言應副吳玠軍須紹興四年總爲錢一千九百五十五

萬七千餘緡五年視四年又增四百三十萬五千餘緡蜀
今公私俱困四向無所取給事屬危急實甚可憂乞許
以茶馬司奏計詣闕下盡所欲言朝廷既知開與玠及
席益有隙乃詔開赴行在以李迨代之會疾作不行提
舉江州太平觀七年復右文殿修撰都大主管川陜茶
馬開已病累疏丐去詔從所乞提舉太平觀十一年卒
論曰秦檜執國柄其誤宋大計固無以議爲也張九成
之策胡銓之疏忠義凛然廖剛請復用德望之人豈苟
阿時好者哉李迨趙開所謂可使治其賦也歟
列傳卷第一百三十三

列傳卷第一百三十四　宋史三百七十五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敕修

鄧肅　李邴　滕康

張守　富直柔　馮康國

鄧肅字志宏南劍沙縣人少警敏能文美風儀善談論李綱見而奇之相倡和為忘年交居父喪哀毀踰禮芝產其廬入太學所與游皆天下名士時東南貢花石綱肅作詩十一章言守令搜求擾民用事者見之屏出學欽宗嗣位召對便殿補承務郎授鴻臚寺簿金

人杞關肅被命詣敵營留五十日而還張邦昌僭位肅義不屈奔赴南京擢左正言先是朝廷賜金國帛一千萬肅在其營密覘均與將士之數大約不過八萬人至是為上言之且言金人不足畏但其信賞必罰不假文字故人各用命朝廷則不然有同時立功而功又相等者或已轉數官或尚為布衣輕重上下只在吏手賞既不明誰肯自勸欲望專立功賞一司使凡立功者得以自陳若功狀已明而賞不行或功同而賞有輕重先後者並寘之法上從之朝臣受僞命者衆肅請分三等定罪上 以肅在圍城中知其姓

名令具奏肅言叛臣之上者其惡有五諸侍從而為
執政者王時雍徐秉哲吳幵呂好問莫儔李回是也
諸庶官及宮觀而起為侍從者胡思朱宗周懿文盧
襄李擢范宗尹是也撰勸進文與赦書者顏博文王
紹是也朝臣之為事務官者私結十友講冊立邦昌
之儀者是也因張邦昌改名者何昌言改為善言其
弟昌辰改為知辰是也乞寘之嶺外所謂叛臣之次
者其惡有三諸執政侍從臺諫稱臣於偽庭執政馮
澥曹輔是也侍從者已行遣獨李會尚為中書舍人
臺諫中有為金人根括而被杖一以病得免者其餘

無不在偽楚之庭以庚官而升擢者不可勝數乞委留守司按籍考之則無有遺者顧為奉使者黎確李健陳戬是也乞於遠小處編管若夫庚官在位供職不廢者但苟祿而已乞赦其罪而錄其名不復用為臺諫侍從上以為然耿南仲得祠祿歸其子延禧為郡守肅劾南仲父子同惡沮渡河之戰遏勤王之兵令日割三鎮明日截兩河及陛下欲進援京城又為南仲父子所沮誤國如此乞正典刑南仲嘗薦肅於欽宗肅言之不恤上嘉其直賜五品服范訥留守東京肅言訥出師兩河望風先遁今語人曰留守之說

有四戰守降走而已戰無卒守無糧不降則走且漢得人傑乃守關中弃軍之將豈宜與此詠遂罷內侍陳良弼肩輿至横門外開封買入内女童肅連章論之時官吏多託故而去肅建議削其仕版而取其祿以給禁衛若夫先假指揮徑從江湖者乞追付有司以正其罪因入對言外夷之巧在文書簡簡故速中國之患在文書煩煩故遲上曰正此討論故併三省盡依祖宗法及建局討論祖宗官制兩月不見施行肅言太祖太宗之時法嚴而令速事簡而官清未嘗旁搜曲引以稽賞罰故能以十萬精兵混一六合自時

厥後群臣無可議者今日獻一策明日獻一言煩冗瑣碎惟恐不備此文書所以益煩而政事所以益緩也今兵戈未息豈可揖遜進退尚循無事之時欲乞限以旬日期於必至庶幾法嚴事簡賞罰之權不至濡滯肅在諫垣遇事感激不三月凡抗二十疏言皆切至上多採納會李綱罷肅奏曰綱學雖正而術踈謀雖深而機淺固不足以副聖意惟陛下嘗顧臣曰李綱眞以身徇國者今日罷之而責詞甚嚴此臣所以有疑也且兩河百姓無所適從綱措置不一月間民兵稍集今綱既去兩河之民將如何哉偽楚之臣紛

紛在朝李綱先乞逐逆臣邦昌然後叛黨稍能正罪今綱既去叛臣將如何哉叛臣在朝政事乖矣兩河無兵外夷驕矣李綱於此亦不可謂無一日之長執政怒送吏部罷歸居家紹興二年避寇福唐以疾卒

李邴字漢老濟州任城縣人中崇寧五年進士第累官為起居舍人試中書舍人北方用兵酬功第賞日數十百邴辭命無留難除給事中同修國史兼直學士院遷翰林學士嘗與禁中曲宴徽宗命賦詩高麗使入貢邴為館伴徽宗遣中使持示使者請傳錄以歸未幾坐言者罷提舉南京鴻慶宮欽宗即位除徽

猷閣待制知越州久之再落職提舉西京嵩山崇福
宮高宗即位復徽猷閣待制踰歲召為兵部侍郎兼
直學士院苗傅劉正彥迫上遜位上顧邴草詔邴請
得御札而後敢作朱勝非請降詔赦邴就都堂草之
除翰林學士初邴見苗傅面諭以逆順禍福之理且
密勸殿帥王元俾以禁旅擊賊元唯唯不能用即詣
政事堂白朱勝非適正彥及其黨王世修在焉又以
大義責之人為之危邴不顧也時御史中丞鄭瑴又
抗疏言睿聖皇帝不當改號於是邴瑴為端明殿學
士同簽書樞密院事邴與張守分草百官章奏三奏

三省及太后手詔與復辟赦文一日而具四月拜尚書右丞未幾改參知政事上巡江寧太后六宮往豫章命邴為資政殿學士權知行臺三省樞密院事以與呂頤浩論不合乞罷遂以本職提舉杭州洞霄宮未閱月起知平江府會兄鄴失守越州坐累落職明年即引赦復之又升資政殿學士紹興五年詔問宰執方略邴條上戰陣守備措畫綏懷各五事戰陣之利五曰出輕兵務遠略儲將帥責成功重賞格大略謂關陝為進取之地淮南為保固之地關陝雖利於進取然不用師於京東以牽制其勢則彼得一力以

拒我今大將統兵者數人皆所恃以為根本萬一失利將不可復用偏裨中如牛臯王進楊珪史康明皆京東土人知地險易可各配以部曲三五千人或出淮陽或出徐泗彼將奔命之不暇此不動而分陝西重兵之一端也關陝今雖有二宣撫其體尚輕非遣大臣不可呂頤浩氣節高亮李綱識量宏遠威名素著願擇其一而用之必有以報陛下又言陛下即位之初韓世忠劉光世張俊威名隱然為大將今又有吳玠岳飛者出矣願詔大將於所部舉智謀忠勇可以馭衆統師各兩三人朝廷籍記遇有事宜使當一

隊毋隸大將則諸人競奮才智皆飛矜之儔矣大將爵位已崇難相統一自令用兵第可授以成筭使自為戰而已慎勿遣重臣臨之以輕其權而分其功令却敵退師之後必論功行賞頗因此詔有司預定賞格謂如得城邑及近上首領之類自一命至節度使皆差次使足相當所謂守備之宜有五曰固根本習舟師防他道講遺策列長戍大略謂江浙為今日根本欲保守則失進取之利欲進取則慮根本之傷古之名將內必屯田以自足外必因糧於敵誠能得以功名自任如祖逖者舉淮南而付之使自為進取而

不至虛內以事外臣聞朝廷下福建造海船七百隻必如期而辦乞倣古制建伏波下瀨樓船之官以教習水戰俾近上將佐領之自成一軍而專隷於朝廷無事則散之緣江州郡緩急則聚而用之臣度敵人他年入寇懲創今日之敗必先以一軍來自淮甸為築室反耕之計以綴我師然後由登萊泛海窺吳越以出吾左由武昌渡江窺江池以出吾右一處不支則大事去矣願預講左支右吾之策夫兵之形無窮願詔臨江守臣凡可設奇以誤敵者如吳人疑城之類皆預為措畫今長江之險綿數千里守備非一處

制得其要則用力少而見功多願差次其最緊處屯
軍若干人一將領之聽其郡守節制次緊稍緩處差
降焉有事則以大將兼統之既久則諳熟風土緩急
可用與旋發之師不侔矣所謂措畫之方有五曰親
大閱補禁衛講軍制訂使事降勑榜大略謂因秋冬
之交闢廣場會諸將取士卒才藝絕特者而爵賞之
建炎以來禁衛單寡乃藉五軍以為重臣常寒心願
擇忠實嚴重之將以為殿帥稍補禁衛之闕使隱然
自成一軍則其馭諸將也若臂之使指矣今諸郡廂
禁冗占私役者大郡二三千人小郡亦數百人臣願

講求除郡守兵將官自禁軍給事外餘傔從衣糧使自儲人以役大抵殺廂軍三分之二而以其衣糧之數盡募禁軍金人自用兵以來未嘗不以和好為言此決不可恃然二聖在彼不可遂已姑以餘力行之耳臣謂宜專命一官如古所謂行人者或止左右司領之當遣使人舉成法而授之庶免臨時斟酌之勞而朝廷得以專意治兵矣劉豫僭叛理必滅之謂宜降勑榜明著豫僭逆之罪曉諭江北士民此亦兵家所謂伐謀伐交者所謂綏懷之略有五曰宣德意先振恤通關津遣材能務寬貸大略謂山東大姓結為

山砦以自保今雖累年勢必有未下者願募有心力之人密往詔諭應淮北遺民來歸者令淮南州郡給以行由差船津濟量差地分人護送毋得邀阻有官人先次注授差遣無官而貧乏者令沿江州郡以官舍居之仍量給錢米三兩月其能自營為生乃止內有才智可用之人隨宜任使勿但縻以爵秩而已凡諸將行師入境敢抗拒者固在勦戮其有善良老弱之人皆從寬貸使之有更生之望不報郡閑居十有七年薨于泉州年六十二謚文敏有草堂集一百卷

滕康字子濟應天府宋城人登崇寧五年進士第又

中詞學兼茂科除祕書省正字遷著作佐郎尚書工
部禮部員外郎國子司業靖康二年元帥府聞康習
憲章召至濟州康率群臣勸進除太常少卿使定登
極禮儀凡告天及肆赦之文皆康為之辭意激切聞
者感動除起居舍人權給事中進起居郎兼討論祖
宗法度檢討官試中書舍人會顯謨閣學士孟忠厚
乞用父減年遷官康言忠厚隆祐太后之姪也太宗
以來凡母后兄弟之子無為侍從者武義大夫康義
用登極恩遷遥郡刺史康又封還詞頭言恩例遷官
一等謂於階官上進一階今康義得特旨轉一官自

武義大夫蹴上遥郡刺史名為遷一官實升五等紊
法之甚也自古召亂之源非外戚撓法則內侍干政
漢唐可鑑凡再降旨竟不肯行後軍統制韓世忠以
不能戢所部坐贖金康言世忠無赫赫功秪緣捕盜
微勞遂[illegible]亞節鉞今其所部卒伍至奪御器逼諫臣
於死地乃止罰金何以懲後詔降世忠一官知江州
陳彥文用劉光世奏録其守城功遷龍圖閣待制康
以光世所上彥文功狀前後牴牾閣而未下宰相力
主彥文趣康行詞康論不已宰相銜之會布衣省試
卷子不合式康以其文取之諫官李處遯論奏遂以

錢厚寫

集英殿修撰提舉杭州洞霄宮未幾移蹕錢塘再除
中書舍人奏曰去歲郊禮前日食而日官不以聞廷
臣不以告使陛下所以應天者未至故逆臣敢萌不
軌者無先事之戒也陛下即位行再歲矣惻怛愛民
之政徒為空言而百姓不被其恩哀痛責躬之詔不
著事實四方不以為信忠佞並馳而多士解體刑賞
失當而三軍沮氣臣願陛下取建炎初元以來所下
詔書所舉政事熟思審度得無一二不類臣言者乎
望參稽得失而罷行之上再三褒諭稱其有諫臣風
除左諫議大夫旬日間封章屢上遂擢翰林學士翌

日除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建炎三年宰相
呂頤浩議幸武昌為趨陝之計既移蹕建康又議欲
盡棄中原徙居民於東南康力持不可上悟而止未
幾上請太后奉神主如江西以參知政事李邴權知
三省樞密院事康為資政殿學士同從衛以行邴辭
疾又命康權知以劉珏為貳賜康褒詔許緩宰執班
奏事康從衛至洪州劉光世護江不密金人絕而渡
康等倉卒奉太后趨虔州殿中侍御史張延壽論康
與珏無憂國之心至使太后涉險為敵人追迫責授
康秘書少監分司南京永州居住未幾許自便復左

朝請大夫提舉明道宮紹興二年九月卒年四十八八
年追復龍圖閣學士有文集二十卷
張守字子固常州晉陵人家貧無書從人假借過目
輙不忘登崇寧元年進士第中詞學兼茂科除詳定
九域圖志編修官以省員罷改宣德郎擢為監察御
史丁内艱去建炎元年冬召還改官賜五品服上在
維揚黏罕將自東平歷泗淮以窺行在宰臣汪伯彥
黃潛善以為李成餘黨不足畏上召百官各言所見
葉夢得請上南巡阻江為守張浚亦奏敵勢方張宜
且南渡守獨抗疏上防淮渡江利害六事又別疏言

金人犯淮甸之路有四宜擇四路帥守繕兵儲粟以捍禦之蹤再上又請詔大臣惟以選將治兵為急凡不急之務付之都司六曹二相滋不悅遂建議遣守撫諭京城守闕命即就道三年正月還奏金人必來願早為之圖上惻然除起居郎兼直學士院金人果渡淮上幸臨安遷御史中丞苗劉既平詔赦百官表奏皆守與李邴分為之守論宰相朱勝非不能思患預防致賊倡獗乞罷政疏留中不出既而勝非竟罷政呂頤浩初相舉行司馬光之言欲併合三省詔侍從臺諫集議守言光之所奏較然可行若更集衆徒為

紛紜既而悉無異論竟合三省為一上幸建康呂頤浩張浚叶議將奉上幸武昌為趨陝之計時方拜浚為宣撫處置使身任陝蜀守與諫議大夫滕康皆持不可曰東南今日根本也陛下遠適則姦雄生窺伺之心況將士多陝西人以蜀近關陝可圖西歸自為計耳非為陛下與國家計也守又陳十害至殿廬謂康曰幸蜀之事吾曹當以死爭之上曰朕固以為難行議遂寢六月久雨恒陰呂頤浩張浚皆謝罪求去詔郎官以上言闕政初守為副端時嘗上疏曰陛下處宮室之安則思二帝母后穹廬毳幕之居享膳羞

之奉則思二帝母后饘肉酪漿之味服細㲲之衣則思二帝母后窮邉絶塞之寒苦操與奪之柄則思二帝母后語言動作受制於人享嬪御之適則思二帝母后誰為之使令對臣下之朝則思二帝母后誰為之尊禮思之又思兢兢栗栗瞿心不倦而天不為之助順者萬無是理也至是復申前説曰今罪己之詔數下而天未悔禍實有所未至耳且曰天時人事至此極矣陛下覩今日之勢與去年孰愈而朝廷之措置施設與前日未始異也俟其如維揚之變而後言之則雖斥逐大臣無救於禍漢制災異策免三公今

任宰相者雖有勳勞然其器識不足以斡旋機務願更擇文武全材海內所共推者親擢而並用之上書論事或有切直宜加褒擢以來言路先是守嘗論呂頤浩不可獨任張浚不可西去與上意異乞補外除禮部侍郎不拜上命呂頤浩至政事堂諭以正人端士不宜輕去守始受命殿中侍御史趙鼎入對論守無故下遷上曰以其資淺鼎曰言事官無他過願陛下毋沮其氣於是遷翰林學士知制誥九月拜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扈從由海道至永嘉回至會稽四年五月除參知政事守嘗薦汪伯彥沈與求

劾其短以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未幾知紹興府尋以內祠兼侍讀守力辭改知福州時右司員外郎張宗臣請令福建築城守奏福州城於晉太康三年偽閩增廣至六千七百餘步國初削平已久公私困弊請俟他年遂止尋以變易度牒錢百萬餘緡輸之行在助國用時劉豫導金人寇淮上次平江諸將獻俘者相踵守聞之上疏曰今以獻俘誠皆金人或借諸國則戮之可也至如兩河山東之民皆陛下赤子驅迫以來豈得已哉且諭以恩信貸之使歸願留者亦聽則賊兵可不戰而潰金人既遁詔諸將渡江追

擊守禦上蹕以敵情難測願留劉光世控禦諸渡上既還臨安又詔問守以攻戰之利守備之宜綏懷之略措置之方守言明詔四事臣以為莫急於措置措置苟當則餘不足為陛下道矣臣請言措置之大略其一措置軍旅其二措置糧食神武中軍當專衛行在而以餘軍分戍三路一軍駐于淮東一軍駐于淮西一軍駐鄂岳或荊南擇要害之處以處之使北至關輔西抵川陝血脉相通號令相聞有唇齒輔車之勢則自江而南可奠枕而臥也然今之大將皆握重兵貴極富溢前無祿利之望退無誅罰之憂故朝廷

字四百今十个　王亞祖刊

之勢日削兵將之權日重而又為大將者萬一有稱
病而賜罷或卒然不諱則所統之衆將安屬耶臣謂
宜拔擢麾下之將使為統制每將不過五千人基布
四路朝廷號令徑達其軍分合使令悉由朝廷可以
有為也何謂措置軍食諸軍既分屯諸路則所患者
財穀轉輸也祖宗以來每歲上供六百餘萬出於東
南轉輸未嘗以為病也今宜舉兩浙之粟以餉淮東
江西之粟以餉淮西荊湖之粟以餉鄂岳荊南量所
用之數責漕臣將輸而歸其餘於行在錢帛亦然恐
未至於不足也錢糧無乏絶之患然後戒飭諸將不

得侵擾州縣以復業之民戶口多寡為諸州殿最歲覈實而黜陟之如是措置既定俟至防秋復遣大臣為之統督使諸路之兵首尾相應綏懷之略亦在是矣究其本原則在陛下內修德而外修政耳閩自范汝為之擾公私赤立守在鎮四年撫綏彫瘵且請于朝蠲除福州所貸常平緡錢十五萬累請去郡以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召還甫兩月復引病丐去知平江府力丐祠以歸六年十二月召見即日除參知政事明日兼權樞密院事七年張浚罷劉光世兵柄而欲以呂祉往淮西撫諭諸軍守以為不可浚不從守曰

必曰改圖亦須得聞望素高能服諸將之心者乃可浚不聽遂有酈瓊之變及臺諫交章論浚御批安置嶺表趙鼎不即行守力解上曰浚為陛下捍兩淮罷劉光世正以其衆烏合不為用今其驗矣群臣從而媒孽其短臣恐後之繼者必以浚為鑒誰肯為陛下任事乎浚謫永州守亦引咎請去弗許八年正月上自建康將還臨安守言建康自六朝為帝王都江流險闊氣象雄偉且據都會以經理中原依險阻以捍禦彊敵可為别都以圖恢復鼎持不可守力求去以資政殿大學士知婺州尋改洪州兼江南西路安撫

使入對時江西盜賊未息上問以弭盜之策守曰莫先德政伺其不悛然後加之以兵因請出師屯要害既至部揭榜郡邑開諭禍福約以期限許之自新不數月盜平後徙知紹興府會朝廷遣三使者括諸路財賦所至以鞭撻立威韓球在會稽所斂五十餘萬緡守既視事即求入覲為上言之詔追還三使時秦檜當國不悅守亦不自安復奉祠建康謀帥上曰建康重地用大臣有德望者惟張守可至鎮數月薨守嘗薦秦檜於時宰張浚及檜為樞密使同朝一日守在省閣執浚手曰守前者誤公矣今同班列與之朝

夕相覷觀其趨向有患失之心公宜力陳於上守在
江右以郡縣供億科擾上疏請蠲和買罷和糴上欲
行之時秦檜方損度支為月進且日憂四方財用之
不至見守疏怒曰張帥何損國如是守聞之嘆曰彼
謂損國乃益國也卒謚文靖孫抑戶部侍郎
富直柔字季申宰相弼之孫也以父任補官少敏悟
有才名靖康初晁說之奇其文薦于朝召賜同進士出
身除祕書省正字建炎二年召近臣舉所知禮部侍
郎張浚以直柔應詔授著作佐郎尋除禮部員外郎
起居舍人遷右諫議大夫范致虛自謫籍中召入直

柔力言致虛不當復用出知鼎州遷給事中醫官團練使王繼先以覃恩轉防禦使法當回授得旨特與換武功大夫直柔論繼先以計換授既授之後轉行官資除授差遣更無所礙且武功大夫惟有戰功歷邊任負材武者乃遷不可以輕授上謂宰相范宗尹曰此除出自朕意令直柔抗論朕屈意從之以伸直言之氣四年遷御史中丞直柔請罷右司侯延慶而以蘇遲代之上曰臺諫以拾遺補過為職不當薦某人為某官於是延慶改禮部員外郎而遲為太常少卿十月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故事簽書有以

王亞祖刊

員外郎為之而無三丞為之者中書言非舊典時直柔為奉議郎乃特遷朝奉郎自是寄祿官三丞除二府者遷員外郎自直柔始遂為例紹興元年詔禮部太常寺討論隆祐太后冊禮范宗尹曰太母前後廢斥實出章惇蔡京人皆知非二聖之過直柔曰陛下推崇隆祐天下以為當然人亦不以為非哲廟與上皇意願陛下勿復致疑乃命禮官討論典禮既而王居正言太后隆名定位已正於元符宜用欽聖詔奏告天地宗廟其典禮不須討論議遂定上虞縣丞婁寅亮上書言宗社大計欲選太祖諸孫伯字行下有

賢德者視秩親王使牧九州以待皇嗣之生退處藩服疏入上大歎悟直柔從而薦之召赴行在除監察御史於是孝宗立為普安郡王以寅亮之言也除同知樞密院事侍御史沈與求論直柔附會辛道宗永宗兄弟得進并論其所薦右司諫韓璜先是直柔嘗短呂頤浩於上前頤浩與秦檜皆惡之由是二人俱罷璜責監潯州酒稅而直柔以本官提舉洞霄宮六年丁所生母憂起復資政殿學士知鎮江府辭不赴起知衢州以失入死罪落職奉祠尋復端明殿學士倘佯山澤放意吟詠與蘇遲葉夢得諸人游以壽終

于家

馮康國字元通本名輔遂寧府人為太學生負氣節建炎中高宗次杭州禮部侍郎張浚以御營參贊軍事留平江苗劉作亂浚外倡帥諸將合兵致討念傅等居中欲得辯士往說之時輔客浚所慷慨請行浚遣之至杭說傅正彥曰自古宦官亂政根株相連若誅鋤必受禍今二公一旦為國家去數十年之患天下蒙福甚大然主上春秋鼎盛天下不聞其過豈可遽傳位于襁褓之子且前日名為傳位其實廢立二公本心為國柰何以此負謗天下傅按劍大怒輔辭

氣不屈正彥乃善諭之曰張侍郎欲復辟固善然須用面議乃遣轓還約浚至杭浚復遣轓移書傅等告以禍福使改既又復傳書誦言其罪轓至傅黨馬柔吉訹之曰昨張侍郎書不委曲二公大怒已發兵出杭矣君尚敢來耶轓曰畏則不來來則不畏王世修欲拘留轓會浚謬為書遺轓云適有客自杭來方知二公於社稷初無不利之心甚悔前書之輕易也傅等見之喜轓得免俄勤王之兵大集傅等始懼轓知其可動乃說宰相朱勝非以今日之事當以淵聖皇帝為主睿聖皇帝宜復為大元帥少主為皇太姪太

后垂簾勝非令與傳正彥議皆許諾轄又請褒傳正
彥如趙普故事遂皆賜鐵券詔補轄奉議郎守兵部
員外郎賜五品服更名康國高宗反正以張浚宣撫
川陝浚辟康國主管機宜文字浚至蜀遣康國入奏
事詔進兩官為荊湖宣諭使康國之行也上幸浙東
不暇降詔旨康國以自意為之言者劾以擅造制書
坐貶秩二等紹興三年浚召還與康國俱赴行在浚
既黜御史常同因論康國罷之起知萬州湖北轉運
判官浚相入為都官員外郎康國言四川稅色祖宗
以來正稅重者科折輕正稅輕者科折重科折權衡

與稅平准故無偏重近年監司總漕悉改舊法取數務多失業逃亡皆由於此盍從舊法詔以其言下四川憲司察不如法者又言蜀苦陸運當諭吳玠非防秋月分兵就糧兼選守牧治梁洋招集流散耕鑿就緒則漕運可省此保蜀之良策也浚去相位康國乞補外趙鼎言於高宗曰自張浚罷蜀士不自安今留者十餘人臣恐臺諫以浚故有論列望陛下察之高宗曰朝廷用人止當論其才與否耳頃臺諫好以朋黨論士大夫如罷一宰相則凡所薦引不問才否一時罷黜乃朝廷使之為朋黨非所以愛人才厚風俗

也遷右司員外郎除直顯謨閣知夔州丁母憂起復撫諭吳玠軍除都大主管川陜茶馬卒

論曰鄧肅李邴滕康當危急存亡之秋皆侃侃正色知無不言張守論事明遠富直柔阨於秦檜呂頤浩馮康國說折二凶皆有用之才也

列傳卷第一百三十四

列傳卷第一百三十五　宋史三百七十六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録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敕修

常同　張致遠　薛徽言　陳淵
魏矼　潘良貴　呂本中

常同字子正邛州臨邛人紹聖御史安民之子也登政和八年進士第靖康初除大理司直以敵難不赴辟元帥府主管機宜文字尋除太常博士高宗南渡辟浙帥機幕建炎四年詔故監察御史常安民左司諫江公望抗節剛直觸怒權臣擯斥至死令其子孫

不能自振朕甚憫之召同至行在至則為大宗丞紹興元年乞郡得柳州三年召還首論朋黨之禍自元豐新法之行始分黨與邪正相攻五十餘年章惇唱於紹聖之初蔡京和於崇寧之後元祐臣僚竄逐貶死上下蔽蒙豢養成夷虜之禍今國步艱難而分朋締交背公死黨者固自若也恩歸私門不知朝廷之尊重報私怨寧復公議之顧臣以為欲破朋黨先明是非欲明是非先辨邪正則公道開而奸邪息矣上曰朋黨亦難破同對朋黨之結蓋緣邪正不分但觀其言行之實察其朋附之私則邪正分而朋黨破矣上曰

君子小人皆有黨同又對曰君子之黨恊心濟國小
人之黨挾私害公為黨則同而所以為黨則異且如
元祐臣僚中遭讒謗竄殛流死而後禍亂成今在朝
之士猶謂元祐之政不可行元祐子孫不可用上曰
聞有此論同對以禍亂未成元祐臣僚固不能以自
明今可謂是非定矣尚猶如此蓋今日士大夫猶宗
京黼等傾邪不正之論朋黨如此公論何自而出願
陛下始終主張善類勿為小人所惑又奏自古禁旅
所寄必參錯相制漢有南北軍周勃用南軍入北軍
以安劉氏唐李晟亦用神策軍以復京師是其效也

今國家所仗惟劉光世韓世忠張俊三將之兵耳陛下且無心腹禁旅可備緩急頃者苗劉之變亦可鑒矣除殿中侍御史時韓世忠屯鎮江劉光世屯建康以私忿欲交兵同奏光世等不思待遇之恩而驕狠尚氣無所忌憚一旦有急其能相為唇齒乎望分是非正國典昔漢諸侯王有過猶責師傅今兩軍幕屬贊畫無狀乞先黜責上以章示兩軍呂頤浩再相同論其十事且曰陛下未欲遽罷頤浩者豈非以其有復辟之功乎臣謂功出衆人非一頤浩之力縱使有功宰相代天理物張九齡所謂不以賞功者也頤浩

罷相論知樞密院宣撫川陝張浚喪師失地遂詔浚福州居住同與辛炳在臺同好惡上皆重之金使李永壽等入見同言先振國威則和戰常在我若一意議和則和戰常在彼上因語及武備曰今養兵已二十萬同奏未聞二十萬兵而畏人者也偽齊宿遷令張澤以二千人自拔來歸泗州守徐宗誠納之韓世忠以聞朝論令世忠却澤等而械宗誠赴行在同奏敵雖議和而兩界人往來未嘗有禁偽齊尚能置歸受館立賞以招吾民今乃却澤入心自此離矣況宗誠起土豪不用縣官財賦募兵自養為國障捍今因

受澤而械之以沮士氣非策也詔處耒歸者於淮南釋宗誠罪四年除起居郎中書舍人史館脩撰先是同嘗上䟽論神哲二史曰章惇蔡京蔡卞之徒積惡造謗痛加誣詆是非顛倒循致亂危在紹聖時則章惇取王安石日録私書改脩神宗實録在崇寧後則蔡京盡焚毀時政記日歷以私意脩定哲宗實録其間所載悉出一時姦人之論不可信於後世恭惟宣仁保佑之德豈容異辭而蔡確貪天之功以為己力厚誣聖后收恩私門陛下即位之初嘗下詔明宣仁安社稷大功令國史院摭實刊脩又復悠悠望精擇

史官先脩哲宗實録候書成取神宗朱墨史考證脩定庶毀譽是非皆得其實上深嘉納至是命同脩撰且諭之曰是除以卿家世傳聞多得事實故也一日奏事上愀然曰向昭慈嘗言宣仁有保佑大功哲宗自能言之正為宮中有不得志於宣仁者因生誣謗欲辨白其事須重脩實録具以保立勞效昭示來世此朕選卿意也同乞以所得聖語宣付史館仍記于實録卷末張俊乞復其田產稅役令一卒持書瑞昌而淩悖其令郭彥參彥參繫之獄俊訴于朝命罷彥參同併封還二命俄除集英殿脩撰知衢州以疾辭

除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七年秋以禮部侍郎召還未數日除御史中丞車駕自建康回臨安同奏旋蹕之初去淮益遠宜遣重臣出按兩淮詢人情利病察官吏侵擾縱民耕墾勿收租税數年之後田野加闢百姓足而國亦足矣乃遣樞密使王庶視師同乞以此奏付庶詢究罷行又言江浙困於月樁錢民不聊生上為減數千緡又言吳玠屯師興利而西川人力已困玠頃年嘗講屯田頗聞其積穀幾何減饋運幾何趙開李迨相繼為都漕先後饋運各幾何令制漕帥司條具以聞然後按實講究以紓民力又

言國家養兵不為不多患在於偏聚而不同力自用而不同心今韓世忠在楚張俊在建康岳飛在江州吳玠在蜀相去隔遠情不相通今陛下遣樞臣王庶措置邊防宜令庶會集將帥諭以國體協心共議禦敵常令諸軍相接以常山蛇勢一意國家無分彼此緩急應援皆有素定之術詔付王庶出示諸將同乞郡除顯謨閣直學士知湖州復召請祠詔提舉江州太平觀紹興二十年卒

張致遠字子猷南劒州沙縣人宣和三年中進士第宰相范宗尹薦其才召對擢為樞密院計議官建寇

范汝為已降猶懷反側而招安官謝嚮陸棠受賊賂陰與之通致遠謁告歸知其情還白執政請鋤其根株於是捕嚮棠及制置司屬官施宜生付獄詔參知政事孟庾為福州宣撫使討賊韓世忠副之辟致遠為隨軍機宜文字賊平除兩浙轉運判官改廣東轉運判官招撫劇盜曾衮等賊衆悉降紹興四年以監察御史召未至除殿中侍御史時江西帥胡世將請增和買絹折納錢致遠上疏言折納絹錢本欲少寛民力而比舊增半是欲乘民之急而厚其斂也從之金人與劉豫分道入寇宰相趙鼎勸高宗親征朝士

尚以為疑白鼎審處致遠入對獨賛其決遷侍御史
言聚財養兵皆出民力善理財者宜固邦本請罷榷
福建鹽精擇三司使副以常平茶鹽合為一官令計
經常量入為出先務省節次及經理詔戶部講究五
年除戶部侍郎進吏部侍郎尋復為戶部侍郎言陛
下欲富國强兵大有為於天下頎詔大臣力務省節
明禁僭侈自宮禁始自朝廷始額員可減者減之司
屬可併者併之使州縣無妄用歸其餘於監司監司
無妄用歸其餘於朝廷朝廷無橫費日積月聚惟軍
須是慮中興之業可致也除給事中尋以老母丐外

以顯謨閣待制知台州朝廷以海寇鄭廣未平改知福州六年八月廣等降致遠選留四百人置營城外餘遣還業復遣廣討他郡諸盜數月悉平八年正月再召為給事中出知廣州尋以顯謨閣待制致仕十七年卒年五十八致遠鯁亮有學識歷臺省侍從言論風旨皆卓然可觀趙鼎嘗謂其客曰自鼎再相除政府外從官如張致遠常同胡寅張九成潘良貴呂本忠魏矼皆有士望他日所守當不渝識者謂鼎為知人云

薛徽言字德老溫州人登進士第為樞密院計議官

紹興二年遣使分行諸路徽言在選中以權監察御
史宣諭湖南時郴道桂陽旱飢徽言請于朝不待報
即諭漕臣發衡永米以振而以經制銀市米償之所
劾舉二十人使還他使皆進擢宰相呂頤浩以徽言擅
易守臣而移用經制銀出知興國軍入為郎遷右司
擢起居舍人時秦檜與金人議和徽言與吏部侍郎
晏敦復等七人同拜疏爭之一日檜於上前論和徽
言直前引義固爭反復數刻中寒疾而卒高宗念之
賻絹百匹特與遺表恩
陳淵字知默南劍州沙縣人也紹興五年給事中廖

三百九十五字

剛中書舍人胡寅朱震權戶部侍郎張致遠言淵乃璀之諸孫有文有學自璀在時器重持甚垂老流落負材未試充樞密院編脩官會李綱以前宰相為江南西路安撫制置大使辟為制置司機宜文字七年詔侍從舉直言極諫之士胡安國以淵應召對改官賜進士出身九年除監察御史尋遷右正言入對論比年以來恩惠太濫賞給太厚須賚賜予之費太過所用既衆而所入實寡此臣所甚懼也周官唯王及后世子不會說者謂不得以有司之法治之非周公作法開後世人主侈用之端也臣謂冢宰以九式均

節財用有司雖不會冢宰得以越式而論之若事事以式雖不會猶會也臣願陛下凡有錫賚法之所無而於例有疑者三省得以共議戸部得以執奏則前日之弊息矣淵面對因論程頤王安石學術同異上曰楊時之學能宗孔孟其三經義辨甚當理淵曰楊時始宗安石後得程顥師之乃悟其非上曰以三經義解觀之具見安石穿鑿淵曰穿鑿之過尚小至於道之大原安石無一不差推行其學遂為大害上曰差者何謂淵曰聖學所傳止有論孟中庸論語主仁中庸主誠孟子主性安石皆暗其原仁道至大論語

隨問隨荅惟樊遲問始對曰愛人愛特仁之一端而安石遂以愛為仁其言中庸則謂中庸所以接人高明所以處已孟子七篇專發明性善而安石取楊雄善惡混之言至於無善無惡又溺於佛其失性遠矣

鄭億年復資政殿學士奉朝請召見于內殿淵言億年故相居中之子雖為從官而有從賊之醜乞寢其職名不報億年右僕射秦檜之親黨也由是檜怒之除秘書少監兼崇政殿說書以祖名辭改宗正少卿以何鑄論罷主管台州崇道觀十五年卒

魏矼字邦達和州歷陽人唐丞相知古後也少頴悟

時方尚王氏新說矼獨守所學宣和三年上舍及第
建炎四年召赴闕詔改宣教郎除詳定一司勑令所
删定官紹興元年遷樞密院計議官遷考功郎會星
變矼因轉對言治平間彗出東方英宗問輔臣所以
消弭之道韓琦以明賞罰為對比年以來賞之所加
有未經選而官已升朝者有未經任而輙為正郎者
罰之所加有未到任而例被衝替者有罪犯同而罰
有輕重者力言大臣黜陟不公所以致異上識其忠
擢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臨安火延燒數千家獻
諛者謂非災異矼言春秋定哀間數言火災說者謂

四百令八字

孔子有德而魯不能用季孫有惡而不能去故天降之咎今朝之廷上有姦慝邪佞之人未逐乎百執事之間有朋附奔競之徒未汰乎搢紳有公忠宿望及抱道懷藝有猷有守之士未用乎在位之人畏入軋己方且蔽賢未聞推誠盡公旁招俊乂宜鑒定哀之失甄別邪正亟加進用內侍李廣飲韓世忠家刃傷弓匠事下廷尉砡言內侍出入宮禁而狠戾發於盃酒乃至如此豈得不過爲之慮建炎詔令禁內侍不得交通主兵官及預朝政違者處以軍法乞申嚴其禁以謹履霜之戒於是廣杖脊配瓊州遷侍御史賜砡

五品服時朱勝非獨相玨論勝非無所建明惟知今日進呈一二細故明日啓擬一二故人而機務不决軍政不脩除授挾私賢士解體又疏其五罪詔令勝非持餘服又言國家命令之出必先録黄其過兩省則給舍得以封駁其下所屬則臺諫得以論列此萬世良法也竊聞近時三省樞密院間有不用録黄而直降指揮者亦有雖畫黄而不下六部者望並依舊制劉豫挾金人入寇宰相趙鼎决親征之議玨請扈從因命督江上諸軍時劉光世韓世忠張俊三大将權均勢敵又懐私隙莫肯協心玨首至光世軍中諭

之曰賊衆我寡合力猶懼不支況軍自為心將何以戰為諸公計當思為國雪恥釋去私隙不獨有利於國亦將有利其身光世許之遂勸其貽書二帥示以無他二帥復書交歡光世以書聞由此衆戰屢捷軍聲大振上至平江魏良臣王綸使金回約再遣使且有恐迫語矼請罷講和二字飭厲諸將力圖攻取會金屢敗遁去使亦不遣遷秘書少監矼在職七閱月論事凡百二十餘章尋乞補外除直龍圖閣知泉州以親老辭知建州尋召還丐祠不允除權吏部侍郎八年金使入境命矼充館伴使矼言頃任御史嘗論

和議之非今難以專論秦檜召矼至都堂問其所以不主和之意矼具陳敵情難保檜諭之曰公以智料敵檜以誠待敵矼曰相公固以誠待敵第恐敵人不以誠待相公耳檜不能屈乃改命吴表臣詔金使入境欲屈己就和令侍從臺諫條奏來上矼言臣素不熟敵情不知使人所需者何禮陛下所以屈己者何事賊豫為金人所立為之北面陛下承祖宗基業天命所歸何藉於金國乎傳聞奉使之歸謂金人悉從我所欲必無難行之禮以重困我陛下何過自取侮乎如或不可從之事儻輕許之他時反為所制號令

廢置將出其手一有不從便生兵隙予奪在彼失信在我非計之得也雖使還我空地如之何而可保雖欲寢兵如之何而可寢雖欲息民如之何而可息非計之得也陛下既欲為親必屈更願審思天下治亂之機酌之羣情擇其經久可行者行之其不可從者一以國人之意拒之庶無後悔所謂國人者不過萬民三軍爾搢紳與萬民一體大將與三軍一體今陛下詢于搢紳民情大可見矣欲望速召大將各帶近上統制官數人同來詳加訪問以塞他日意外之憂大將以為不可則其氣益堅何憂此敵未殲丁父憂免

喪除集英殿脩撰知宣州不就改提舉太平興國宮
自是奉祠凡四任丁内艱以卒
潘良貴字子賤婺州金華人以上舍釋褐為辟雍博
士遷秘書郎時宰相蔡京與其子攸方以爵祿鈞知
名士良貴屹然特立親故數為京致願交意良貴正
色謝絶除主客郎中尋提舉淮南東路常平靖康元
年召還賜對欽宗問孰可秉鈞軸者良貴極言何㮚
唐恪等四人不可用他日必誤社稷陛下若欲扶危
持顛之相非博詢於下僚明揚於微陋未見其可語
徹于外當國者指為狂率黜監信州汭口排岸高宗

即位召為左司諫既見請誅為黨使叛命者受刃國門即敵人不敢輕議宋鼎又乞封宗室賢者於嵩東河北以壯國體巡幸惟揚養兵威以圖恢復黃潛善汪伯彥惡其言改除工部良貴以不得其言求去主管明道宮越數年除提點荊湖南路刑獄主管江州太平觀除考功郎遷左司宰相呂頤浩從容謂良貴曰旦夕相引入兩省良貴正色對曰親老方欲乞外兩省官非良貴可為也退語人曰宰相進退一世人才以為賢邪自當擢用何可握手密語先示私恩若士大夫受其牢籠又何以立朝即日乞補外崇道龍圖

閣知嚴州到官兩月請祠主管亳州明道宮起為中
書舍人會戶部侍郎向子諲入見語言煩褻良貴故
善子諲是日攝起居立殿上徑至榻前厲聲曰子諲
以無益之談久煩聖聽子諲欲退高宗顧良貴曰是
朕問之又諭子諲且欵語子諲復語久不止良貴叱
之退者再高宗色變閤門併彈之於是二人俱待罪
有旨良貴放罪子諲無罪可待良貴求去以集英殿
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起知明州朞年除徽猷閣待
制提舉亳州明道宮既歸不出者十年李光得罪良
貴坐嘗與通書降三官卒年五十七良貴剛介清苦

壯老一節為博士時王黼張邦昌俱欲妻以女拒之晚家居貧甚秦檜諷令求郡良貴曰從臣除授合辭免今求之於宰相辭之於君父良貴不敢為也其諫疏多焚藁僅存雜著十五卷新安朱熹為之序

呂本中字居仁元祐宰相公著之曾孫好問之子幼而敏悟公著奇愛之公著薨宣仁太后及哲宗臨奠諸童稚立庭下宣仁獨進本中摩其頭曰孝於親忠於君兒勉焉祖希哲師程頤本中聞見習熟少長從楊時游酢尹焞遊三家或有疑異未嘗苟同以公著遺表恩授承務郎紹聖間黨事起公著追貶本中坐

爲元符中主濟陰簿秦州士曹掾辟大名府帥司幹官宣和六年除樞密院編脩官靖康改元遷職方員外郎以父嫌奉祠丁父憂服除召爲祠部員外郎以疾告去再直秘閣主管崇道觀紹興六年召赴行在特賜進士出身擢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內侍李琮失料曆上以潛邸舊人不用保任特給之本中言若以異恩別給非所謂宮中府中當爲一體者上見繳還甚悅令宰臣諭之曰自今有所見第言之監階州草場苗亘以贓敗有詔從黥本中奏近歲官吏犯贓多至黥籍然四方之遠或有枉濫何由盡知異時

察其非辜雖欲救拭其可得乎若祖宗以來此刑嘗用則紹聖權臣當國之時士大夫無遺類久矣頃酌處常罰毋令姦臣得以籍口於後世從之七年上幸建康本中奏曰當今之計必先為恢復事業求人才卹民隱講明法度詳審刑政開直言之路俾人人得以盡情然後練兵謀帥增師上流固守淮甸使江南先有不可動之勢伺彼有釁一舉可克若徒有恢復之志而無其策邦本未强恐生他患今江南兩浙科須日繁閭里告病倘有水旱之絶姦宄竊發未審朝廷何以待之近者臣庶勸興師問罪者不可勝數觀

其辭固甚順考其實不可行大抵獻言之人與朝廷利害絶不相侔言不酬事不濟則脫身而去朝廷施設失當誰任其咎鷙鳥將擊必匿其形今朝廷於進取未有秋毫之實所下詔命已傳賊境使之得以爲備非策也又奏江左形勢如九江鄂渚荆南諸路當宿重兵臨以重臣吳時謂西陵建平國之藩表願精擇守帥以待緩急則江南自守之計備矣內侍鄭諶落致仕得兵官本中言陛下進臨江滸將以有爲今賢士大夫未能顯用巖穴幽隱未能招致乃起諶以統兵之任何邪命遂寢引疾乞祠直龍圖閣知台州

不就主管太平觀召為太常少卿八年二月遷中書
舍人三月兼侍講六月兼權直學士院金使通和有
司議行人之供本中言使人之來正當示以儉約客
館芻粟若務充悦適啓戎心且成敗大計初不在此
在吾治政得失兵財強弱頓詔有司令無乏可也初
本中與秦檜同為郎相得甚歡檜既相私有引用本
中封還除目檜勉其書行卒不從趙鼎素主元祐之
學謂本中公著後又范沖所薦故深相知會哲宗實
録成鼎遷僕射本中草制有曰合晉楚之成不若尊
王而賤霸散牛李之黨未如明是以去非檜大怒言

于上曰本中受鼎風旨伺和議不成為脫身之計風
御史蕭振劾罷之提舉太平觀卒學者稱為東萊先
生賜謚文清有詩二十卷得黃庭堅陳師道句法春
秋解一十卷童蒙訓三卷師友淵源錄五卷行于世

論曰傳有之不有君子其何能國紹興之世呂頤浩
秦檜在相位雖有君子豈得盡其志宋之不能圖復
中原雖曰天命豈非人事乎若常同張致遠薛徽言
陳淵魏矼潘良貴呂本中其才猷皆可以經邦其風
節皆可以厲世然皆論議不合奉祠去國可為永慨
矣

列傳卷第一百三十五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百衲本二十四史　宋史　106
作者=（元）脱脱等奉敕修
页数=172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37
SS号=12460461
DX号=000007545410
url=http://book2.duxiu.com/search?&channel=search&gtag=&sw=%B0%D9%F1%C4%B1%BE%B6%FE%CA%AE%CB%C4%CA%B7++%CB%CE%CA%B7++106&year=&sectyear=&seb=0&pid=0&showc=0&fenleiID=&Pages=1&searchtype=1